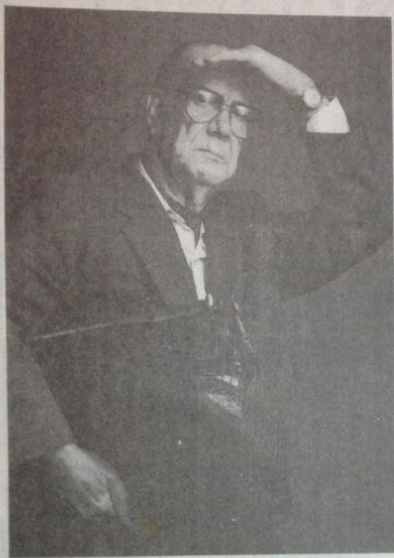


聯合報系歡迎一九八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塞拉(Camilo José Cela)來訪



明日起推出《塞拉文學周》，張淑英教授精心撰述、翻譯，敬請讀者一起欣賞西班牙最奇崛的風采、最熱情的陽光！

塞拉自西班牙啟程，

問候聯副讀者：

對台灣之旅（訪華之旅）充滿期待與幻想，心情十分興奮，在此向聯副讀者致上誠摯的問候。

卡米洛·何西·塞拉

Enunciando ante un viaje a Taiwan,
que tanta ilusión me hace, saludo en todo
efecto a los lectores de la sección de cultura
del periódico United Daily News.
Muy cordialmente.

Camilo José Cela

讀手文原的者讀副聯候問拉塞

83/06/27 聯合副刊

塞拉文學週之一

來自瓜達拉哈拉/塞拉金句選/塞拉生平/塞拉的文學創作歷程(上)

塞拉文學週 12 周學文拉塞

作製／刊副合聯
述撰／英淑張

問訪台來日今 (Camilo José Cela) 拉塞主得獎學文爾貝諾年九八一九

拉哈拉達瓜白來

塞拉金句選：
寂寞是獨立自主的代價，寧靜是捨棄一切的犒賞，嘔心瀝血之作是寂寞和寧靜的成果。

塞拉的文學創作歷程

塞拉曾嘗試各種活動與學習：鬥牛、郵差、素描、電影演員、參議員……，然最後並未從其中任何一項發展成事業。他一生汲汲不輟仍是他的初衷：寫作。塞拉文學創作的觸角一如他饒富變化的人生經歷，並不限於一種文類。小說、遊記、詩作、戲劇、雜文、辭典編輯及翻譯等均表現出他豐富的語言能力與文學素養。其中以小說及遊記見長且備受肯定，而其他文類創作亦不遜色。西班牙文學史上塞拉被稱是自塞萬提斯以降，格微度 (Francisco de Quevedo, 1580-1645) 貝雷茲·加爾多士 (Benito Pérez Galdós, 1833-1901) 艾利·巴爾達斯 (Valle-Inclán, 1866-1936) 巴洛哈 (Pío Baroja, 1872-1956) 等代表西班牙小說精華大家的傳承人：寫實的功力兼具傳統「流浪漢小說」(Novela picaresca) 的風格及反諷、諷而不虐的語彙寫出西班牙的精神、歷史與文化。

一九三六—一九三九西班牙內戰結束，對文學的執著使塞拉無心於大學、法學院的課程，面臨工作的壓力，於紡織協會謀得幹員一職，並藉此機會專注寫作「杜瓦特家族」(La familia de Pascual Duarte) 小說創作。一九四一年，塞拉時年二十六歲，處女作「杜瓦特家族」的出版在文壇旋即造成轟動，也為西班牙長久以來小說創作的枯槁期注入甘泉。塞拉形同戰後西班牙的代言人，將西班牙文學所謂的「恐怖主義」(赤裸地、鞭辟入裡)

地反應真實中醜陋、暴力、駭人聽聞的黑暗面，發揮淋漓盡致。「杜瓦特家族」的背景環繞在西班牙最荒蕪貧瘠的西南邊界 EXTREMADURA，一種渺小人物的心靈與遭遇反應戰後滿目瘡痍及受制環境而導向慘絕人寰的悲劇，母子親情由愛轉恨至謀殺的心理刻畫頗深入。

一九五一年小說「蜂巢」(La colmena) 的出版奠定並鞏固塞拉在文壇屹立不搖的地位。二天，時間，數百個小說人物(四九三人：小說人物佔一半，被提及的歷史人物也約佔一半)與戰後的馬德里為核心，描述一個脫序的社會(蜂巢)，不得志的人群，茫然與盲目的生活，每個人都像蝸牛一樣蟻伏在晦暗的殼中——一個戰後西班牙的縮影。上述兩部作品均改拍成電影，「蜂巢」獲柏林影展金熊獎。

一九五五年出版「紅番女」(La catedral, 白人與黑血混血的後代)，以委瑞內拉為背景敘述紅番女「比拉雅·桑契茲」(Pipila Sánchez) 生命與土地相繫的奮鬥故事。小說大量使用委瑞內拉的西語用法，顯現塞拉豐富的辭彙。一九五六年此小說獲頒文學評論獎。

一九六九年出版「一九三六 聖卡米洛紀念日」(San Camilo 1936 聖卡米洛為醫院守護神) 是塞拉篇幅最長的小說作品，以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聖卡米洛紀念日)內戰爆發前夜為背景，描寫人心惶惶的戰地西班牙。在小說技巧上也是新嘗試，時而獨白時而對話交雜且穿插眾多人物與地點(一如「蜂巢」)：大街小巷、廣場、劇院、酒肆、兵營、妓院……等。一群時代的主角同時也是時代的犧牲品，一群皆有所失(失去親人、失去自由、失去生命或失去希望)的無辜者。

晨霧 (Oficio de tinieblas, 一九三二) 是塞拉相當大膽的嘗試。全書以一九四四個不相關聯、長短不一的段落組成且無標點符號，有格言警句或讚美詩。「15」只是一個抽象奧秘的概念，不代表數字或序數。塞拉表示「這不是一部小說，而是洗滌心靈的結晶」。

一九八三年出版「靈魂祭舞」(Mazurca para dos muertos, Mazurca 馬祖卡舞是波蘭舞，為祭祀亡靈舞曲)，仍以內戰為背景，敘述發生於一九四〇年加利西亞自治區歐連西省的報復謀殺行為。透過這件暴行，塞拉凸顯野蠻暴力社會下無助人民成冤魂的不幸。塞拉並藉著兩幕營造出強懸疑緊張的氣氛，並在最後安排法醫驗屍經過的情節傳達小說人物被獵犬啃噬、慘不忍睹



塞拉銅像——巴布羅·塞拉諾的作品，立於塞拉故鄉巴特爾市塞拉基金會大門。

的死狀。這部作品並獲一九八四年的國家文學獎。

一九八七年塞拉獲西班牙王子頒「西班牙王子獎」(文學類)肯定他在文學的貢獻和努力。一九七五年開始，塞拉的名字便出現在諾貝爾文學獎候選名單之列，十四年之後，經瑞典作家倫維斯特 (Artur Lundkvist, 1906-) 大力推薦，終於一圓宿夢，榮獲世界文壇的最高榮譽。

「小人物之死」(El asesinato del perdidor, 一九九四) 是塞拉獲獎五年後出版的第一部小說，沿襲「杜瓦特家族」與「靈魂祭舞」的技巧在小說終結另加一段說明交代故事原委始末然敘述及語彙顯得較艱澀。小人物之死描述地位與強權掛帥下不公平社會中小人物以自殺作為無言的抗議(法官強將市井小民繩之以法，而塞拉喻之無異於謀殺，再次呈現他對小人物與社會的關注及豐富的想像力和筆觸。

塞拉最早從事創作並非小說，而是詩作。一九三六年，弱冠之年，塞拉便以「踩在夕陽」(Pisando la dulzosa luz del día) 為名寫了十一首詩，只是這本詩作遲至一九四五年才出版，彼時塞拉已以小說「杜瓦特家族」揚名文壇。從「踩在夕陽」到一九八九年出版的「沙之鐘、太陽之鐘、血之鐘」(Reloj de arena, reloj de sol, reloj de sangre) 風格上亦有變化，前者傾向超現實主義探討生死問題，對性與愛表達較為含蓄，後者則寫實露骨，較難為大眾接受。

(上)

塞拉來信

瓜達拉哈拉，
1993年7月29日

親愛的Lisa（按張淑英西文名）：

收到您寄來的信件及您所譯的「杜瓦特家族」真是讓我高興萬分。有兩件事相求：一是請您再寄一本給我，一是用西文簡單說明一下出版特色。我很感激您汲汲用心將我的作品介紹給中國讀者，您知道我對您的友誼和祝福也是如此。

我這兒疲憊的工作雖漸有減輕，但仍十分吃重。不過我倒開始有興致想作一些旅行，特別是三、四年前因時間無法配合而拒絕的臺灣之旅。您可告訴我關於這方面的訊息呢？

我也很高興得知您完成學業回到您美麗的家鄉，在輔仁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任教。

瑪麗娜（按：塞拉夫人）也要向您致上親切的問候之意。我也再次表示我最誠摯的祝福。

卡米洛·何西·塞拉



▲張淑英訪塞拉夫人於瓜達拉哈拉省萊敏別墅（郭江宋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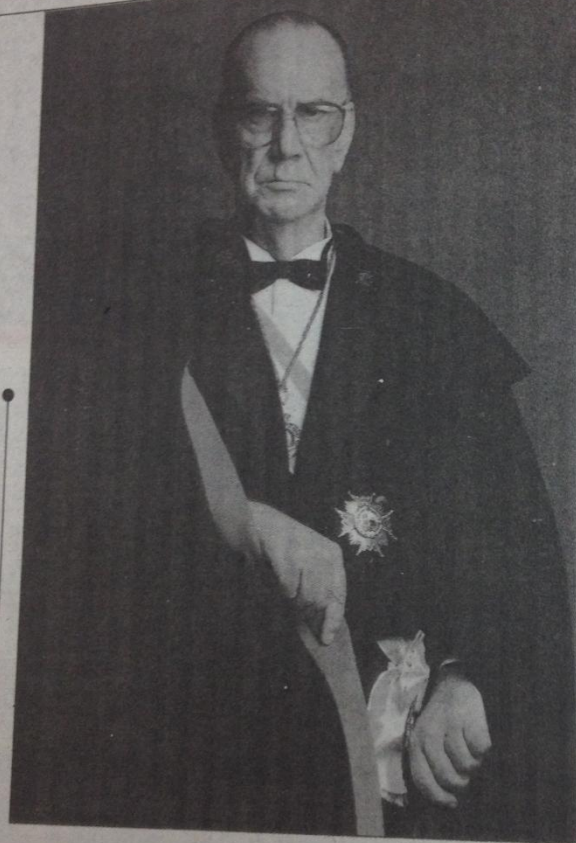


▲一九九〇年春天，塞拉夫人定居瓜達拉哈拉，「別墅園林」。



▲從火車上看到的塞拉故居巴龍特市。

上樹樓的前窗在停來飛卻眼難視



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身分來台訪問的，前有索忍尼辛，今則為卡米洛·何西·塞拉。如果您不認為諾貝爾文學獎足以說明一切，那麼，著作百冊（含詩、小說、遊記、劇作及學術辭典）、獲世界十六所大學頒贈榮譽博士學位、所獲勳章及榮譽頭銜拔尖於世界紀錄等事蹟，能否輔助說明其價值、地位？今日來訪的西班牙文學界元首級人物塞拉，正是這樣一位多姿姿的作家。

塞拉夫婦為期一周的訪華之旅由奧林匹亞體育文教基金會主辦、聯合報贊助。聯副特以《塞拉文學周》專輯，歡迎一位來自「一個具體的夢想國土」的文學大師，藉由這扇窗的開啓，希望讀者多面向地認識西班牙歷史的輝煌、藝術的璀璨、人文的深刻，和自然風光的明麗。（編者）

▲一九八九年拉諾貝爾文學獎時，
所穿禮服有西班牙勳章。

塞拉生平

卡米洛·何西·塞拉·杜魯洛克(Camilo José Cela 'Tu-lock')，一九一六年五月十一日生於西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亞自治區(Galicia)哥魯那省(Coruña)巴特龍市(Pedón)，原為伊里亞·佛拉必亞鎮(Iria Flavia)。母親英國人(為英籍祖父與義籍祖母所生)，父親西班牙人。塞拉在「玫瑰」(La rosa，一九五九，原名La cucaracha「爬杆歲月」)提及在加利西亞的童年時光是他一生最逍遙自在、最美麗的回憶。

一九一五年舉家遷居馬德里，塞拉也開啓人生成長中的種種學習與試煉。一九三二年間開始致力古典文學研讀，一九三四年就讀馬德里大學醫學院及法學院，並經常至文哲學院旁聽名詩人貝德羅·薩里納斯教授(Pedro Salinas, 1881-1951)的文學課程，更加深他人文方面的興趣。然而十二年時光於文、法、醫之間輾轉學習，加上內戰(一九三六—一九三九)紛擾，始終未能完成學業取得文憑。不過五十餘年來塞拉潛心文學創作的成就使他自一九六四年至今已獲世界各大學共十六所授與榮譽博士學位，且成為一九九四年金氏世界紀錄記載擁有最多榮譽頭銜之人。

一九四〇年認識前妻羅莎利奧·康特(Rosario Conde)並於一九四四年結婚。其子卡米洛·何西·塞拉·康特(1946-)現為馬約卡大學教授。一九五四年移居外島「馬約卡島」(Palma de Mallorca)，一九五六年創辦「Pequeles de Son Armandus」文學雜誌，隔年獲選皇家語言學院院士。一九六四年成立「Alfaguara」出版社擔任第一任社長。一九七七年國王提名任皇家參議員(一九七七一—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年認識現在妻子瑪麗娜·卡斯達紐(Marina Casiano)並於一九九一年三月正式結婚。一九八六年法令通過，卡米洛·何西·塞拉基金會於故鄉巴特龍市正式成立，提供研究塞拉文學各種書籍、參考資料及若干獎學金。一九八九—一九〇〇年遷居瓜達拉哈拉省(Guadalajara)，原居居「克萊敏別墅」(El Clavín)，爾後遷至現址「林園別墅」(Finca de El Espinar)。

西班牙文化部始創於一九七六年的「塞萬提斯文學獎」為西語文壇(西班牙及拉丁美洲)公認僅次於諾貝爾文學獎的最高榮譽。每年約十一月左右公布得主名單。將近二十年來，西語界優秀的作家幾乎皆受到「塞萬提斯文學獎」的肯定及授予優渥的獎金。如古巴的卡彭迪爾(Alejo Carpentier，一九七〇年得)，阿根廷的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一九七九年得)，墨西哥的帕斯(Octavio Paz，一九八一年得)，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一九八七年得)……等人得獎。

「塞萬提斯文學獎」的價值備受讚揚及推崇，西班牙本土作家如詩人基岸(Jorge Guillén，一九七六年得)、阿爾貝蒂(Rafael Alberti，一九八三年得)，劇作家布耶洛·巴葉侯(Antonio Buero Vallejo，一九八六年得)等人亦是實至名歸。然而塞拉長久以來年年名落孫山，尤其一九八〇年起皇家語言學院連續九年向文化部推薦始終石沈大海(塞拉的政治理念及擁護佛朗哥政府的行徑構成得獎的阻礙，執政黨社會勞工黨是極反佛朗哥的)。

諾貝爾文學獎比塞萬提斯文學獎先到，注定塞拉將與此獎項永別。文化部不願錦上添花，也不願落入口實，被批評只會跟諾貝爾文學獎屁股走，因此維森特·亞歷桑特烈(Vicente Aleixandre，1898-

塞萬提斯 遺憾的獎學文

1984，又譯文森·亞力山卓，一九七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加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一九八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及塞拉已是塞萬提斯文學獎的「拒絕往來戶」。然前兩位是諾貝爾文學獎的腳步太快，而塞拉則是被塞萬提斯文學獎刻意打壓。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讓塞拉揚眉吐氣，也成為塞萬提斯文學獎永遠的遺憾。

一九八九得諾貝爾獎消息傳來，西班牙媒體戲稱，全國人心振奋，只有兩人眉頭深鎖：一是總理菲力浦·岡薩雷斯，彼時正在美國訪問與布希做世紀大會談，新聞版面卻全是塞拉的報導，風采相形遜色。雖然如此仍得打電話向塞拉道賀。

另一位則是文化部長何赫·桑布倫，心想這下子塞萬提斯文學獎的形象要跌入谷底了，儼然笑話一椿。雖然如此，仍得立刻抓起電話筒向塞

拉道賀：

「恭禧您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最高榮譽，身為文化部長，理當第一個向您道賀。」

「謝謝，謝謝！不過您已是第十二個。」

事後塞拉向友人表示，這部長真是「糊塗蟲」，言下之意，他終於一吐多年的悶氣，而桑布倫倒楣，在部長任內塞拉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而非塞萬提斯文學獎。

自斯德哥爾摩領回諾貝爾文學獎晉見國王時說：

「國王陛下，在西班牙堅持到底的人終會成功！」

對自己所贏得的四個文學獎項(商業性的除外)，塞拉的感想是：

「西班牙該給我的文學獎都遲到，國家文學獎遲了四十年，王子獎也遲至一九八七年才給我。只有諾貝爾文學獎來得正是時候。而一直將我排斥在塞萬提斯文學獎之外，簡直跟謀殺甘迺迪總統沒啥兩樣，這是每個國家的傳統……唉！也罷，塞萬提斯文學獎不給我唯一的「貢獻」是讓我長久保持紳士風度，也好！這對修養很有幫助。」

文壇消息

南斯拉夫文「中國現代詩



塞拉

一派斯文 儒雅有神



聯展

原貌
還無

塞拉博士說，他對中國文學所知不多，也不懂中文。不過，他聽國人交談過，覺得中文聽起來實在很美妙，抑揚頓挫的音韻顯現出藝術文化的水準。學習能力頗強的塞拉博士，在記者會結束時，還客氣地用中文說了聲「謝謝」。

直說中文音韻很美， 還用中文說謝謝！

■記者周美惠／台北報導

不像外傳的直率形象，昨天抵台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米洛何塞塞拉，溫文儒雅地詮釋了他個人對文學的看法，以及文學創作理念。

現年七十八歲的塞拉博士，從西班牙經過二十小時的長途飛行抵台，絲毫未露倦容，他回答記者問題時，炯炯的目光和清晰的思慮，讓人印象深刻。

多產的塞拉博士，著作多達百冊，涵蓋詩、小說、遊記、戲劇及學術辭典等，而以小說類贏得諾貝爾桂冠。讓人感興趣的是，他究竟最愛那一類型的創作？塞拉說，他從二十歲開始文學創作生涯，首先嘗試的是詩，所以一直覺得自己是詩人。但他強調，自己從小愛好文學，絕不會排

斥任何類型的文學創作。

塞拉的作品，一方面充塞直率粗鄙的「黑話」，但某些語彙又深奧難懂，有人疑惑，他用字遣詞的標準究竟何在？塞拉引用西班牙文豪塞萬提斯的話說，西班牙文是上帝賜給人間上好的福音，奧妙處就在於西班牙文的多重性，在西班牙各種階層的人不見得自我設限，達官貴人有可能講黑話，而下階層的人也有可能很文雅。

針對外界批評他用詞艱澀，他說，他作品中所有的用語，都可以在西班牙字典裡找得到，不過，他也承認，他作品中的意涵，不只是外國人不容易了解，有時連西班牙人也不見得懂。

塞拉的新書「小人之死」已在四月出版，至於未來的出書計畫如何？他表示，身為作家永遠都會有創作意念，不過，文學作品要等到出版後，正式

黃妙齡開書店，頭念的於發
環意識／記者程宣武攝



83/06/28 聯合副刊

塞拉文學周之二

作家的責任在寫(上)/塞拉的文學創作歷程(下)/塞拉金句選/塞拉十四行詩-愛與死之間-獻給格微度

塞拉應是西班牙風光民情兼地理的絕佳代言人。十餘部遊記作品採小說風格敘述，將自己喻為流浪漢以第三人稱姿態出現，西班牙從南到北形形色色的景觀及民俗在他筆下盡收眼底。塞拉的遊記文類一般咸認為繼九十年代（一八九八）烏納穆諾（Miguel de Unamuno, 1864-1936）、阿佐林（Azorín, José Martínez Ruiz, 1873-1967）等人以後最佳遊記作家。透過遊記作品尤能窺見塞拉博讀群書之學識、歷史之考究、一景一物之背景、建築之特色等，而文學涵養字裡行間尤見磅礴。

「亞卡利亞之旅」(Viaje a la Alcarria, 1938) 亞卡利亞即瓜達拉哈拉省之一區域是第一部遊記作品，簡易平實，廣為讀者熟知。一九八六年出版「重遊亞卡利亞」(Nuevo viaje a la Alcarria)，文字表達迥異。

塞拉的創作歷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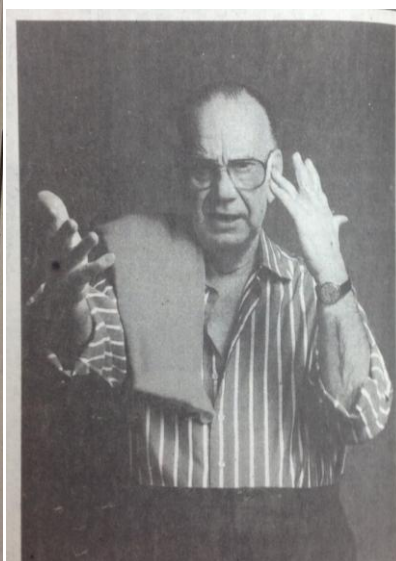
英淑張

見繁複。其餘遊記作品雋永文字無分軒輊：「從米紐河至畢達索哈河」(Del Miño a Bidasoa, 一九五二)、「猶太人、摩爾人與基督徒」(Judíos, moros y cristianos, 一九五六)、初遊安達魯西亞(Primer viaje andaluz, 一九五九)終繪西班牙北、中、南截然不同

同的風光引人入勝。中篇及短篇小說(即塞拉自喻的「吾土吾民或西班牙隨想札記」)，較之其他作品，更能看出塞拉的特色幽默：談諧揶揄的筆調刻畫惹人笑亦叫人憐的西班牙點點滴滴。中篇小說以「風車」(El molino de viento, 1956)較出色「風車」是

▲西班牙的拉塞為名的
有十二處，多處是這，其中一

PASEO DE D. CAMILO JOSÉ CELA



〈選句金拉塞〉

為以上礎基種兩在構架須必學文
。理倫與學美：值價之久恆學文

部小「蜂巢」，但敘述及用語則與「紅番文」相仿，辭彙疊用時而過於累贅。短篇小說則以「雙腳鬥牛士」(El torero y su cuadrilla, 一九四九)較受矚目。

除了文學創作，長久以來塞拉為兩報業：馬德里獨立報(El Independiente)及ABC日報執筆撰寫雜文或時事評論。一九八九年為獨立報撰寫的文章以「從伊達的鴿房看世界」(Desde el palomar de Hita, 一九九一) Juan Ruiz, Arcipreste de Hita (璜·路易茲) 中世紀詩人，任瓜達拉哈拉省依達區神父) 出版。一九九〇—一九九一年間的文章則以「單身變色龍」(El camaleón soltero, 一九九二) 為名出書，包括獨立報停刊(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一日)前夕最後一篇「輓歌」以「變色龍」(El camaleón vivo) 為名。文中以同是C. J. C. 姓名(塞拉名字簡寫)的代畫Camilino Jabalón Centizo為主角以嘲弄、懷疑和苦悶的眼光看西班牙百態及塞拉創作生涯中，追求肯定與成功的心路歷程，代畫Camilino Jabalón Centizo即是塞拉的化身。

縱觀塞拉的創作歷程，文字上他歌頌西班牙文：在領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講「神話的禮讚」(Elogio de la fabula) 中他稱頌西班牙文是一種豐富且多變化的語言，能用西班牙文創作是天主的恩賜。寫作上他個人始終堅持作家的責任在反權勢、作家應與為歷史受難的人站在同一陣線：文學是為反文學的持續奮鬥，不斷地挑戰與創新。而創作絕無即興靈感之辭，只有嘔心瀝血、苦心孤詣的成果。

(下)

塞拉文學周

之二

台灣行・聯副獨家專訪

作家的責任在「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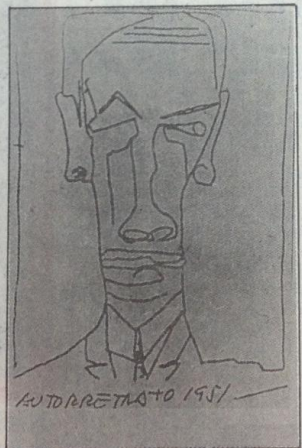
來台前剛出版一本小說又開始構思另一部小說的塞拉，除了創作，還固定為報紙撰時評、與文友敘舊，更為「塞拉基金會」擴建計畫而忙碌。由於對台灣相當陌生，所以他說：「我將盡可能參觀接觸各項人事物。」

訪專■英淑張
作製／刊副合聯

來台前剛出版一本小說又開始構思另一部小說的塞拉，除了創作，還固定為報紙撰時評、與文友敘舊，更為「塞拉基金會」擴建計畫而忙碌。由於對台灣相當陌生，所以他說：「我將盡可能參觀接觸各項人事物。」

年輕的張淑英教授留學西班牙時，即與塞拉夫婦建立了深厚情誼，若非面對老友，能夠自然、無拘無束，不可能有這樣親切的專訪。塞拉在娓娓敘說中，表達了他對走訪故宮的期待、對中國文學的認識，還有他的寫作習慣、業餘興趣、文學創造與文化交流之卓見，歸結在生命如何可以無憾，呈現出一顆全方位的心靈，十分精采生動。

（編者）



▲塞拉自畫像
。塞拉曾於
一九四六年
在馬德里克
蘭畫廊舉行
畫展。

見，歸結在生命如何可以以靜心，十分精采生動。

(編者)

●問：先談談您目前的生活及藝文活動，是否有新作發表？是否仍固定為報社撰稿？平時較忙於那些工作？還固定上電視台或廣播節目嗎？

●答：最近剛出版一本書叫「El asesino del pantano」(小人物之死)，由Elz Berru出版。現在又開始構思另一部小說(什麼名稱呢？)還沒替它命名(是不是叫「El asesino de los pantanos」？)不是，不是，只是開始構思這些題材而已！畢竟寫作是我永遠不會間斷的工作。馬德里獨立報(El Independiente)日報合作，固定撰寫雜文或時事評論。電視臺和廣播節目不再像以前那麼頻繁，偶爾上上「Los Ibicós」(艾米達)的「時事論壇」電視節目。還有每週總會固定到馬德里和一些文友敘舊聊天，吃個便飯，十分愜意。您也知道「米開基羅飯店」是我和大家約定的集會地。另外也為卡洛·何西·塞拉基金會擴建計畫忙，不時得瓜達拉哈拉(目前住所)和巴特羅市(故鄉)兩地跑來跑去。這是我目前生活的大概。

●問：此次訪華的動機和興致源自何時？

●答：一九九一年奧林匹亞基金會就曾來函邀請，彼時興趣濃厚卻排不出時間，除了忙於創作，國內外各項邀訪活動早已安排排好。但是我對於台灣之旅一直十分憧憬，近一、二年來，我逐漸減輕手邊的工作，也比較有空閒安排旅遊活動。此次應邀訪華讓我實現長久以來的「東方之旅」的夢想，這是我的榮幸，也是難能可貴的機會。



· 慮無憂無，拉塞的時年童
· 大長想不本根

●問：此刻心情如何？在台期間最想做些什麼事，參加那些活動？有沒有特別想見的人或是特別偏愛中國那些東西？

●答：心情當然是十分興奮，也充滿期待。雖然我曾受訪問過許多國家，坦誠地說，東方對我而言是個相當陌生的國度，尤其是中國(中華民國台灣)更是個充滿神秘色彩的國家。妳也知道我們西班牙人常把奇特、陌生、或是神秘的事物說成是「中國神話故事」，表示不可思議或是遙不可及的世界。所以藉著這次訪華的機會，我將盡可能地參觀接觸各項人、事、物。由於陌生，所以我對這些都是新鮮的，都具吸引力。我相信主辦單位所安排的活動一定是精彩且具特色，透過這些活動，可以讓我對貴國文化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與瞭解。此行我也將作一、二場演講，並藉此和貴國學者作家、文化愛好者交換心得意見。

中國對西班牙而言，仍是「神秘」的象徵……

●問：能否談談您對中國文學和作家的瞭解，有沒有特別欣賞的作家或作品？

●答：我對中國文學的瞭解，坦白地說，僅止於古典文學或者更明確地說，僅限於一些道德思想家。諸如老莊哲學思想、孔子儒家學說、四書五經之類，以及中國最古老的歌謠「詩經」的介紹。中國當代文學或作家我所知有限。不過透過這類道德思想家多少讓我瞭解中國人的哲學思維，以及您們講求中庸的行為規範。雖然時代久遠，我倒覺得這是中國文化及中國人的優點。

●問：近年西班牙曾譯介一些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像「紅樓夢」(共分三部，只出了二冊便無疾而終)、「儒林外史」、「西遊記」……以及「喜福會」及改編電影的「紅高粱」等，除「喜福會」挾持美國暢銷書浪潮及「紅高粱」是柏林影展得獎作品的聲勢，兩者都有頗佳的銷售量，其餘則較乏人問津，可是一般讀者似乎對以中國文化為背景的作品也滿感興趣，例如像賽珍珠的「東風西風」、「大地」等作品，這其間差別或原因何在？

●答：我不能斷言說是那些原因，不過我想西班牙對中國文學的陌生是第一個原因，長期缺乏宣傳媒介及良好的譯譯也是一項重要因素。中國古典文學所用的詞彙就好像我們中世紀，黃金世紀文人所用的古西班牙文，本國人看都頗吃力，翻譯則更費工夫，西言文變白話文，白話文再轉成西班牙文，如果不是語言、文字造詣都好的人，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沒有特別去細看這些小說，無法做太多評論。至於賽珍珠，我想人名勝過作品名，她也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又是美國人，西班牙自然對她的關注會多一點。中國對西班牙而言，仍是「神秘」的象徵，有些作家也善用這份神秘感當作題材吸引讀者，像年輕一輩的「賈斯·費雷羅」(賈斯·費雷羅)甚至用「戰國時代」為小說名及一些奇特的符號，雖然不一定和中國的「戰國時代」有關連。

●問：您曾說西班牙是一個十分極端的民族，對中國的印象是否也呈現兩極化呢？譬如您方才提到中國對西班牙而言仍是神秘的象徵，充滿神話色彩的國家。但是長久以來在西班牙待過的中國人都十分好奇(也深感困惑)，為什麼西班牙各地方有妓院或是紅燈戶之區都叫做「中國城」(或紅燈戶之區都叫做「中國城」)是何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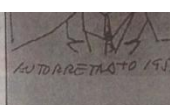
●答：據我所知，我們所稱的「中國城」或「中國區」(Barrio Chino)並非指中國人。「中國」(中文)「中國人」在西班牙文裡不光是只有「中國」的涵意，也可以解釋成瓷器、石頭、僕人等意。(您知道黑人和黑白混血所生的後代也叫「中國人」(Chino)嗎？)我沒有特別研究，我不確定「中國區」這個稱呼是不是有什麼歷史淵源，但並不是指「中國人」而言。

●問：在您的作品中常有中國人出現，當然影射「妓女」的「中國區」可能是在西班牙變成習慣用法，您也直接在作品中描述。當您寫到中國人時，是否有特殊涵意或對您個人而言代表意義為何？

●答：其實讀者應可發現，我寫到「中國人」時，可能有豐富小說人物的功能，但是我從來沒有對「中國人」這個角色加以評論或發表正面抑或反面的敘述。如果說有什麼特殊注意的話，仍然可解釋為一個謎樣的國度遙遠的地方。一個「不相干」的人嵌入小說情節，他的角色通常很簡單，因為「陌生」到不需要深究他的來源，他的存在給讀者的感受(至少在西班牙)就是突兀陌生。

●問：您覺得我們應該怎麼做讓西班牙人民更瞭解中國或台灣的文學發展呢？

●答：當然可以透過文化交流的方式，像我們此次應邀訪華也是一項很好的交流活動。也許可以透



▲ 塞拉自畫像
一九四六年
在馬德里克
蘭畫廊舉行
畫展。

秘感當作題材吸引讀者，像年輕一輩的「賈斯·費雷羅」(賈斯·費雷羅)甚至用「戰國時代」為小說名及一些奇特的符號，雖然不一定和中國的「戰國時代」有關連。

●問：您曾說西班牙是一個十分極端的民族，對中國的印象是否也呈現兩極化呢？譬如您方才提到中國對西班牙而言仍是神秘的象徵，充滿神話色彩的國家。但是長久以來在西班牙待過的中國人都十分好奇(也深感困惑)，為什麼西班牙各地方有妓院或是紅燈戶之區都叫做「中國城」(或紅燈戶之區都叫做「中國城」)是何而來？

●答：據我所知，我們所稱的「中國城」或「中國區」(Barrio Chino)並非指中國人。「中國」(中文)「中國人」在西班牙文裡不光是只有「中國」的涵意，也可以解釋成瓷器、石頭、僕人等意。(您知道黑人和黑白混血所生的後代也叫「中國人」(Chino)嗎？)我沒有特別研究，我不確定「中國區」這個稱呼是不是有什麼歷史淵源，但並不是指「中國人」而言。

●問：在您的作品中常有中國人出現，當然影射「妓女」的「中國區」可能是在西班牙變成習慣用法，您也直接在作品中描述。當您寫到中國人時，是否有特殊涵意或對您個人而言代表意義為何？

●答：其實讀者應可發現，我寫到「中國人」時，可能有豐富小說人物的功能，但是我從來沒有對「中國人」這個角色加以評論或發表正面抑或反面的敘述。如果說有什麼特殊注意的話，仍然可解釋為一個謎樣的國度遙遠的地方。一個「不相干」的人嵌入小說情節，他的角色通常很簡單，因為「陌生」到不需要深究他的來源，他的存在給讀者的感受(至少在西班牙)就是突兀陌生。

●問：您覺得我們應該怎麼做讓西班牙人民更瞭解中國或台灣的文學發展呢？

●答：當然可以透過文化交流的方式，像我們此次應邀訪華也是一項很好的交流活動。也許可以透

過私人或財團機構大力推動。政府單位如果有心當然很好，可是通常政府機關都把文化事業擺最後，這是很令人憂心的。兩國可以互邀互訪，彙譯作品出版。像我在故鄉成立的卡米洛·何西·塞拉基金會，也是這種性質。所有有興趣研究我的作品的，不論國籍，都可以前來此地做研究工作，或收集資料，基金會也提供若干名額獎學金。目前則有擴建計畫，以期將來方便更多的人前來研究甚至就地提供食宿。當然我也知道目前的情況是，從台灣來西班牙求學的人遠比西班牙去台灣的人多得多。中文說，寫的困難度讓我們望而卻步，而經濟問題也是一大因素，長途跋涉到異邦，在選擇台灣之前，絕大部分的人可能選擇鄰近歐洲友邦或美洲大陸。所以中國或台灣的文學，有賴你們學習西語文學的人

來傳承引介給西語讀者，就像西語文學也需靠你們介紹給中國讀者啊！

寫作就是要不斷地構思，我不大相信靈感這玩意兒……

●問：對當今文壇的看法？對年輕作家有何建言？您個人都還閱讀那些作品呢？

●答：寫作就是要不斷地創作，不斷地構思，不停地努力，我不大相信靈感這玩意兒，就是有靈感，也是不斷地深思營造出來的。當今文壇（世界文壇）充斥一股商業化、速食文化，講究輕薄短小，在西班牙我們稱它是「紙巾文化」，用完就可以扔了。我很憂心，但似乎無法和這股潮流相抗衡。我的閱讀越讀越回去，看十九世紀

的文學作品，看不受諾貝爾文學獎肯定，但的確是優秀卓越的作家，像貝雷茲·加爾多士（Benito Pérez Galdós 1843-1920）、像巴洛哈（Pío Baroja 1872-1956）。

看十六、十七世紀的作品，或是古典文學，雖是重複閱讀，但每每越讀越有新得與新味，現在的文學作品，除非有文友大力跟我推薦，我很少接觸。我喜愛的仍是我的「初戀」，仍是格微度（Francisco de Quevedo 1580-1645）。巴洛哈（Pío Baroja）巴耶·因克蘭（Vallé Inclán 1866-1936）……等等（以上均為西班牙作家）。

●問：現在我們來談談您的創作歷程，臺灣的讀者對您作品的認識一般可能僅止於「杜瓦特家族」和「蜂巢」兩部小說，是否可以談談您的創作歷程或是每部作品的特點，例如題材、風格或是技巧的改變，還有您寫作的心境以及嘗試其他文類創作的動機與過程。

●答：哇！真是「大哉問」！這個問題等於是談論我的一生嘛！恐怕一千零一夜也說不完，當然並不是說我的創作歷程有多宏偉；有時候我覺得作家的責任在「寫」，想「說」就靠「寫」來傳達，而「說」好像是評論家的「嗜好」和「工作」。我簡單扼要地談一些我想得到的特點好了。

其實孩童時代我對寫作便有濃厚的興趣，大概是十歲左右吧！便開始寫詩，當然詩體、技巧、內容都不是很成熟，不過我很高興有這樣的嘗試。可能很少人知道我的第一部作品（雖然不是第一部出版的作品）是詩集——「踩在夕陽上」（Pisando la dudosa luz del día, 1936-1945），內容可能和我彼時二十歲的年紀一樣青澀，但是我很感謝詩人巴內羅（Leopoldo Panero, 1909-1962西班牙詩人）的鼓勵和賞識，期待我為西班牙的新詩注入新希望，而我卻在散文、小說方面達到這個目標。我的第一部小說「杜瓦特家族」以第一人稱方式平鋪直敘，描寫血腥事件不斷的情節。寫這部作品時我抱著鬥牛士「單刀直入」不畏牛角挑釁的心情，想架構緊湊且充滿暴力的緊張氣氛（雖然我不知道作品完成後是否和我期待的效果一樣），我很感激 José María Cossío（1893-1977西班牙作家，最佳鬥牛史編纂者，兼寫詩，彼時任最大出版社 Espasa-Calpe 負責人）的引薦，讓這部作品得能問世，我也感激彼時評論家的寬宏大量，對這部小說給予正面的評價。

詩行四十拉塞

譯■英淑張

愛與死之間

獻給格微度

(Francisco de Quevedo 1580~1645)

1

我的驕體足能適應
荒蕪的田野和挖掘的墓穴
輕嘗冷風涼意，若我終將忍受寒濕料峭
爾後旭日自安特格拉（註）東升

我知四月並非全是春天
光芒亦不意味流水皎潔的肌膚
鮮血自夏日赭紅的窗櫺
流瀉致命的邊際

船夫迅速渡過湖泊
陽光在我昨日的苔塊上駐足
為生命帶來黑夜

新月如鉤靠近我
追逐我，如牛般用角鉤挑起我
最後在奔跑的足間逃離

註：Antequera，南部安達魯西亞自治區馬拉加省之一城鎮，有巨石建築山洞，更因一八二二年西國人民反拿破崙之弟統治西班牙，於此贏得一役而聞名。

2

有人在呼喚，我來了，我來了。以為
不是在喚我，然聲聲猶催促
悲是因愛而死，不能如往日
一樣為愛而死亦悲。

初生的母狗，天主的女兒，她知道
我在一個午後蜷伏躲藏，而你卻看見了我，
如你所願，我逃離你的圍圈
然你卻依然窺伺著我。

死亡，撲朔迷離，陰險狡詐
幾多歲月靜悄悄，冷不防那剎那
斬釘截鐵，傳令呼喚。

我知道，你帶著染毒的箭簇，
在任何場所，在任何時刻
會將我一箭穿心。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驚訝台灣之繁榮

塞拉拜訪李遠哲和郭為藩

【記者楊正敏、李彥甫／台北報導】西班牙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塞拉昨天在台灣行程的第一站，就是拜訪比他早三年得到諾貝爾獎的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兩人愉快地交談約二十分鐘，塞拉參觀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陳列館後，特別表達對研究人員努力成果的敬佩。塞拉昨天下午還拜訪教育部長郭為藩。

李遠哲對塞拉表示，他曾去過西班牙的托雷多、薩拉曼加等地，對西班牙的美麗及活力印象深刻，而且美國加州有許多地方應該受到了西班牙的影響。李遠哲特地提到西班牙有一個 Ramon Areo 基金會，對推動科學貢獻很大。塞拉贈送李遠哲一本他的代表作小說「蜂巢」。

塞拉昨天下午並拜訪教育部長郭為藩，他表示，一千年後世界

上將只剩中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英文等四種官方語文，推廣西文已成為一種趨勢。郭為藩則向塞拉介紹台灣文學的發展，他說，目前台灣面臨社會轉型期，有相當多衝擊性的題材，將為台灣文學創作開展另一片天空。

郭為藩表示，西班牙文學原來也在台灣佔一席之地，但近年來因為語言教學及文化上的關係，我國外來文學變成只有英文一枝獨秀的情況。但在文化推展上，郭為藩贊成台灣應多方面吸收發展；他並對台灣未來的文學發展充滿信心。

塞拉對台灣的發展情況感到驚訝，認為台灣地少人多，能有這麼繁榮的情況，實屬難得；但他覺得，台灣的街景被雜亂的招牌束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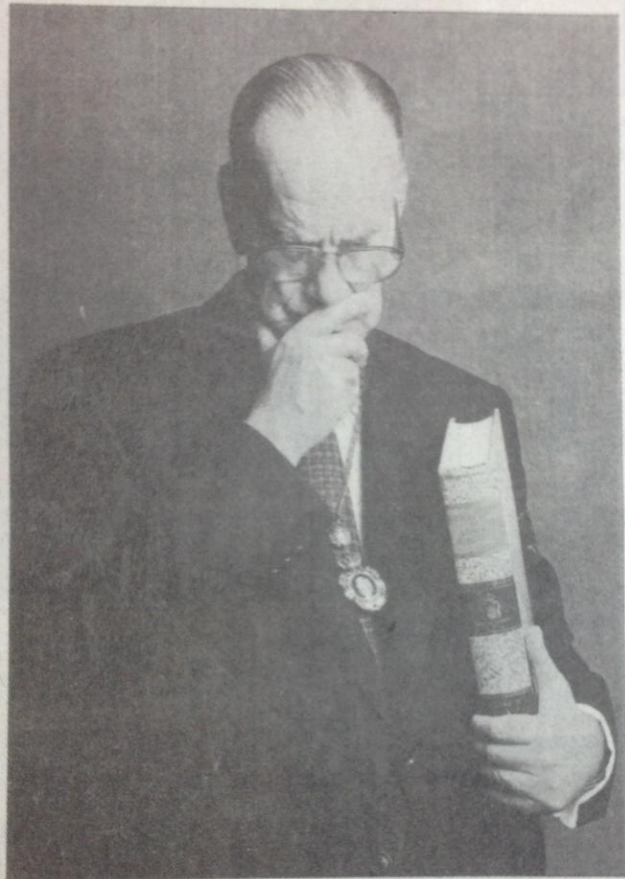
83/06/29 聯合副刊

塞拉文學周之三

作家的責任在寫(中)/塞拉金句選/塞拉遊記-從米紐河至畢達索哈河

選句金拉塞

是恨像就，現表的由自尋追是絕拒
告的仰信是瀆褻，應反種一另的愛
。樣一白



▲塞拉手寫皇家語言學院所編的「西班牙文辭典」(二冊)。西班牙文的用法，全以這部字典為依規。一九五七年塞拉被選為院士，曾以「畫家索拉那的文學作品」為題發表演說。

英淑張 ■
〈訪專拉塞〉

作家的責任在「寫」

（續昨日答）

不過我也不避諱說出法學院教授雷卡莫拉（Pedro Recamora y Valis）的意見，彼時他任傳播學會會長，他說：「塞拉這個人我看不太正常，我很高興我把他『民法』這科當掉，學校的操行標準可不容許他取得法學碩士學位（指「杜瓦特家族」中之殘暴行為），我也很高興阻止了這部

小說的出版，這部小說看得我頭昏腦脹、渾身不舒服。」另外這部小說也引發了所謂「恐怖主義」（Tremendismo）的探討和研究，儼然成為「杜瓦特家族」的代名詞，唉！作家對自己作品主宰的力量有時竟然抵不過評論的風潮，作品完成後彷彿評論家才是監護人似的。起初我如果對「恐怖主義」不以為然，如今倒也接受它

在這部小說的主導地位。我在「杜瓦特家族」五十週年紀念專輯序上也提到「五十年來「杜瓦特家族」享受讚譽和喝采，也經歷噓聲和詛咒，負面的評論或冷漠讓它「置之死地而後生」，反而有利它的成長和傳播，如今好或壞的批評似乎都不影響它的定位了。二十五年後我們再來看它的變化吧！不過屆時二〇一七年我已一

○一歲了，可能癡呆笨拙，動彈不得了。」

「療養院」(Pabellón de reposo, 一九四三)是和「杜瓦特家族」截然不同的嘗試，我試著在「杜瓦特家族」之後走出另一條路，一條平靜祥和的途徑：沒有暴力、沒有謀殺、沒有愛恨糾葛、沒有地理背景，整部小說的發展嚴格說來，沒有所謂的「小說情節」，也不太能代表我的文學創作特色與觀點（至少和今日我的創作理念不同），而且這部作品是連載小說，每週要交出特定字數的量，走筆疾書之下，品質也會打折扣。我叫她是「拼圖小說」，不過我對這部作品深感親切，因為是以自己親身經歷為

藍圖所架構出來的故事。

「拉薩里奧的新歷險與不幸」(Nuevar andanzas y desventuras de Lazarillo de Tormes, 一九四四)是一部「日記小說」，以西班牙的傳統為舞台，讓我們歷史人物「流浪漢」小說的主角重新上演一次，記載流浪漢的遭遇；淘氣、鬼靈精甚至卑鄙的行徑。我覺得自己像十六世紀的流浪漢，優遊在和十六世紀相仿的二十世紀的西班牙風光，這部小說是我後來一系列遊記作品的濫觴。

「考德威夫人與其子一席談」(Mrs. Caldwell habla con su hijo, 一九五三)，我對這部小說發自內心「崇敬的心」，但

願能找到像考德威夫人這樣的女人，雖然有點異於常人，這部小說，事實上，是考德威夫人的獨白，我嘗試用超現實主義慣常的「夢境」處理方式來描寫考德威夫人的心境，時而失常、時而理性、向她死於愛琴海的兒子細訴她的婚姻生活，她的母愛……這部小說共有二一四小節，讀者可以看出考德威夫人神智的變化，從一開始神經錯亂的跡象，到最後住進倫敦精神病院的垂死邊緣。我的一些心理學家朋友說這部小說，有佛洛伊德「戀父情結」傾向，或許吧！

「耶穌對亞力桑那」(Cristo Versus Arizona, 一九八八)是我得諾貝爾文學獎前最後一部

小說。為了實地體驗並回味一下我記憶中的人物和景象，我一九八七年二月特地做了一趟亞力桑那州之旅，在那兒完成這部小說。小說主要描寫一八八〇—一九二〇間發生在亞力桑那州的OK營事件，充滿暴力、野蠻的情節，但仍透過獨白的方式來傳達訊息。

●「小人物之死」(El asesinato o del perdón, 一九九四)今年四月才出版，就「美學」觀點而言，和以往的小說創作截然不同，在小說中我用了近三十個名字，表示原本這部小說應用的名稱之所以不能用是因為種種原因……透過這些原因來反映社會中的不公平現象。這個小人物是個生來就注定要提早失去生命的人。他在酒肆裡和女友親熱，被目擊法官視為妨害風化，加上他出言不遜，法官強將他繩之以法……結果這位小人物馬特歐·盧維卡斯(Mateo Recios)不久旋即自縊結束生命。小說內容是「自殺」，小說名稱我用「謀殺」，究竟何者是讓讀者去判斷。其實小人物無須用到「謀殺手段」，只需導引他們走向自殺之路，他們自然會自我了斷。這就是小人物的悲哀。

至於戲劇作品「瑪麗亞·薩比娜」(María Sabina, 一九六七)及「乾草車」(El can de león o el inventor de la quillita, 一九九六)在馬約卡島及馬德里演出回響雖不至太冷清，也沒有造成轟動。我想觀眾也不復記憶，不過總是一種試鍊，我倒沒有很在意成果。

●問：談一些您寫作的習慣，如何布局，及思考故事內容，是否顧及讀者喜好？

●答：我喜歡用紙筆寫作，通常是用筆記本，兩旁留出空白，以便隨時修改補充，一有念頭隨及用便條紙記下來貼在牆上，或是容易見到地方。五年前寫下「黃揭木」(Madera de boj)的大綱，到現在尚未完成，反而是「小人物之死」提前問世，我試著盡早讓它和讀者見面。我近幾年來才開始用電腦，瑪麗亞·薩比娜(拉之妻)可以幫我整理打字，另外也有秘書可以協助。不過創作方面我仍享受紙筆書寫的愉悅。

●問：小說創作一開始我是會寫一大綱，不過通常是一部分還沒寫完，小說人物就自己往別條路走去了，我不堅持拉他回到我的格式裏，也許這時候是小說人物帶領我走了原先的布局便可全部捨棄，我覺得一部小說是一部所謂的「文學創作」，小說人物是絕對自由的，不可以用作者的架構來束縛他們。

至於讀者，我想非文學類的作品是可以有特定的對象，針對某一層次的讀者投其所好，文學創作不可以設定目標，不能有一「指定讀者」的意圖，才不會限制作家想像發揮的空間。長久寫作下來，我訓練自己擺脫「評論」的枷鎖，也告訴自己要離開「讀者」喜好的怪圈，如今我比較不關心讀者對我的作品的好惡，那怕只有一個讀者欣賞，也令人欣慰了。

●問：方才您提到「療養院」是以個人親身經歷為背景，是否還有其他作品有濃厚的「自傳性質」或是隱喻個人生平呢？

●答：我想每一位作家除了豐富的想像力之外(無法全部憑空杜撰)，多多少少要以個人生活經歷為基礎，或以周遭人物為對象，或以閱讀為靈感，將所見所聞改編轉化為小說中的故事。說哪部作品有濃厚的個人色彩倒是有，例如我在「靈魂探險」中提到羅格洛紐省(Roglo)的妓女就是表露我的親身經驗：「一九三九年聖卡米洛紀念日」也寫進我個人「參戰」的經歷。(問：可否詳述一下呢？)內戰中最令人痛惡的是法西斯和馬克主義的入侵，這些擁護者殺西班牙人像宰羊子一樣，他們已在世界政治舞臺中消失，這是人類的禍害。至於那場殘忍、毫無意義又莫名其妙戰爭的罪魁禍首是我們的父老長輩，吃虧受害者是我們的姊妹子孫，而我這群一九三七年入伍的新兵是時代的代罪羔羊，入獄監禁不需要理由原因，被砍斷斷筋不准遠走高飛，被隔斷斷水斷食不知所向何罪……今年七十八歲的人是那場愚昧戰爭的犧牲品，毫無反抗的能力，只能耐心地等待，和命運搏鬥，暗藏著一點自尊希望不會被當成白癡，因為我總認為即使餓死也要死得有尊嚴。(中)

塞拉文學之3 從米紐河至畢達索哈河

〈記遊拉塞〉

作製／刊副合聯
譯■英淑張

「從米紐河至畢達索哈河」(Del Miño a Bidasoa)涵蓋範圍為整片北西班牙：溫和潮溼多雨的西班牙，面臨坎達布利亞海岸的西班牙，蔚鬱沁涼的西班牙……。米紐河是西北角加利西亞自治區(塞拉故鄉)最大河川，畢達索哈河則流經巴斯克區(Pais Vasco)及納瓦拉省(Navarra)緊挨庇里牛斯山與法國為界。米紐河至畢達索哈河是塞拉第三部遊記作品，一九五二年出版，共分二十篇五十九章。譯文選自第五篇十五、十六兩章。

「誰懂寫作」是西班牙詩人雷蒙·甘布亞摩(Ramón de Campoamor 1817—1901)一首「勸世詩」篇名。甘布亞摩自創詩格，命名為「幽默詩」(Humorada)、「勸世詩」(Dolores)及「小品詩」(Pequeno poema)，標榜白話，甚至是口語方式寫詩，詩句時而嵌入勸世警言或是諷諧對話。甘布亞摩詩作後人大都予以負面評論，尤以現代主義詩人為最。塞拉此篇遊記略帶嘲諷傳達文學偏見(文人相輕)的現象。塞拉對十九世紀詩人的論調最難以苟同，他多次提及「凡事絕非取決於你用什麼顏色的玻璃去看它」，長久以來塞拉一直在與前人的理念拔河奮戰。

(譯者識)

誰懂寫作

納必亞廣場上，雷蒙·甘布亞摩先生以雕刻家慣常雕塑的模式，雙腿張開，正襟危坐，略帶點好奇的眼神凝視著人們在他周遭布置的小花園。

「誰懂寫作！」

雷蒙·甘布亞摩先生，原本想進耶穌會當神職人員，也想過當醫生，想成為哲學家，最終變成詩人、市議員和政府官員。他有一張好好先生的面孔，不過也許有點沈默寡言。在他雕像陰影下玩著官兵捉強盜的小孩，都沒抬頭瞧他一眼。

「誰懂寫作！」

那群嬉戲的小孩年紀都很小，可能都還沒到上學的年紀，更別提寫作了。倒是挺快樂地玩耍，逼真地演出激烈的官兵強盜追擊戰。

「誰懂寫作！」

流浪漢看四下沒人理會雷蒙·甘布亞摩先生，便趨前和他寒暄一番。

「誰懂寫作！」

「夠了！甘布亞摩先生，我們談點別的吧！」

甘布亞摩先生頭略微傾斜。

「是啊！孩子！還是聊點別的話題比較好！」

流浪漢坐在甘布亞摩先生旁邊，捲了根紙菸，便點火抽了起來。

甘布亞摩先生親切的眼神凝視著他。

「你知道什麼叫『幽默詩』嗎？」

「這……」

「不必多想，你不用絞盡腦汁費心思，我已經定義好了，幽默詩就是意有所指，諷而不虐的詩格。」

「啊！」

「那什麼又是『勸世詩』呢？」

「嗯……？」

「算了！『勸世詩』就是幽默詩的變格。」

「哦！」

「你看不是很簡單嗎？這下子你總該知道什麼是小品詩了吧？」

「呃……？」

「別瞎猜了！小品詩就是勸世詩的延伸嘛！」

「喔……」

流浪漢經過這番文學洗禮，心想三十六計走為上策，最好趕緊告別甘布亞摩先生。

「好了！甘布亞摩先生，祝您平安，萬事如意，常保這份機智幽默，我要到村裡頭兜一圈。」

「再見，孩子！也祝你事事順遂。記住凡事取決於你用什麼顏色的玻璃去看它。」

「是的！我會謹記在心，先生。」

流浪漢轉身背對著甘布亞摩先生離去，彷彿聽到一聲微弱模糊的嘆息聲：

「誰懂寫作！」

流浪漢回過頭來，依稀自甘布亞摩先生疲憊的眼神中看到淚珠。

「唉喲！甘布亞摩先生，您別這樣子嘛！」

「不是啦！孩子！是歲月……」

「喔！」

「還有煩憂……」

「喔！」

「孩子，你曉不曉得現在在納必亞有三位超現實主義詩人？看我們走到什麼地方了？你曉不曉得這事？」

「不知道吔！先生我一無所知。」

「沒錯！孩子，三個！真是可怕！不知道會走火入魔到什麼地步，才會罷休！」

「喔！喔！」

「竟然如此！孩子啊！竟然演變成這樣！可憐的西班牙！」

流浪漢竭盡所能想安慰甘布亞摩先生，和言悅色極力安撫他，不知不覺天色已晚，雙雙對對的戀人在黃昏夜幕間你儂我儂地說著悄悄話。

甘布亞摩先生，先是痛苦地微笑，不多時便漸入夢鄉了。儼然像一隻蒼老的小鳥兒。

甘布亞摩先生，雙唇微微顫動，彷彿要說些什麼。流浪漢跨上台階以便聽清楚些。他輕聲嘆息，柔弱地像根細線。

「誰懂寫作！」

甘布亞摩先生像司事知識的天使，一般沈思冥想。

流浪漢讓他安穩地睡，等他熟睡時，便逕往村子裡去找家小吃店填飽肚子去了。

塞布雷羅山， 納必亞河發源地

那兒的居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熱愛他們的土地，在綠油油的山坡地畜牧，砍伐森林，在那兒持家、在那兒生、在那兒死，和混沌之初人類的生活輪迴一樣。在盧哥省古老的土地上，在蒼老的塞布雷羅山中，愛唱歌的納必亞河在那兒出生，在納必亞·蘇瓦那村及布斯多山脈一帶成長茁壯。布斯多山脈綿延分布在阿巴納達岩石山及聖羅格區。納必亞河下游灌溉整個納必亞村，然後猛地一口吞噬野性的波雷亞河，在巴拉冬岩長趨直下，湍急瀑布奔流，一瀉千里。

流浪漢在河岸踟躕，之後自船右舷靠岸，右邊一眼望去即是村落。

眼前見到一艘登記加西亞村命名「可特加達四號」的小貨船，是朋友的表兄弟的姐夫（反正有親戚關係）馬梅·多希薩擁有。馬梅·多希薩擅吹長笛，而且對腳鐐的拆散組合挺有一手的，他熱情地招待流浪漢，還直告訴他別在陸地上睡覺，要睡最好睡到甲板上。

「這兒天候潮溼多變，容易生病發高燒。你最好到岬角那邊，在那兒你愛睡多久就睡多久，睡到天主醒來都沒人管你。」

「好！先生」

馬梅·多希薩因為是老闊，所以都用「你」直呼每個人。流浪漢嘛！因為只在部隊裡當過班長而已，對

每個人都說「您」。

流浪漢把陸地潮溼話事拋諸腦後，在岬角頂兩腳一攤，睡起大覺來，直到船桅老闊把他喚起來。

「吔！老兄，起來，幫個忙嘛！看你一副大爺的模樣哦！」

「我這就起來，我這就起來！」流浪漢心想睡在船上真是鬼主意嘛！整個上午就在那兒忙著搬運一堆像極了凶神惡煞，既笨重又油膩的貨物。

中午十二點，馬梅·多希薩沒再大聲吆喝，暫停他發號施令、指揮別人的習慣。

「吃飯囉！這裡吃飯不要錢，就像吃喜酒一樣！」

流浪漢可能是流汗過多，飢腸轆轆，隨即狼吞虎嚥，盡掃盤中餐。飽食一頓後，為了不再讓人抓公差，馬上向馬梅·多希薩告辭。

「嗯！我要告辭了！」

馬梅·多希薩不覺有異。

「好吧！後會有期。」

納比亞村街景清爽怡人，管理得十分完善，廉價首飾店琳瑯滿目，酒肆林立，裡頭可以飲酒作樂彈吉他哼唱，還可以呼朋引伴玩骨牌遊戲。街頭巷尾也可以看到穿著整潔制服的保母推著高級豪華的嬰兒車，小寶貝個個也都穿戴得整整齊齊。

一個販賣紙風車的小販，推著隨風輕曳的紙風車，萬紫千紅，藍的、黃的、綠的，七彩顏色，應有盡有，漸漸地走近流浪漢。

「您不記得我了？」

流浪漢覺得這人有點面熟，但硬是想不起來是誰，也不記得在那兒見過。這種事經常會發生。

「嗯！想不起來了！事情是……」

風車小販一副友善的表情看著流浪漢，極力想喚起他的記憶。

「啊！老兄！您曾經在迪也達一帶遊歷，不是嗎？大約是兩年前吧？！」

「是啊……」

「那就對了！我在阿德拉達認識您的，您還記得吧？方才我一看見您，立刻想到應該是您沒錯。」

「喔！喔！……」

「對啦！沒錯！我記憶力不錯，認人很少出錯，只要讓我看過一眼永遠記在腦子裡，擦都擦不掉。」

流浪漢還沒把兩年前的時光排列組合，理出頭緒來。

「是啊！是啊！……」

風車小販再加把勁試圖幫他喚起一點記憶。

「我那時跟著一個木偶戲團，我們打多雷多省來……」

流浪漢，霎時，腦海突然閃出一道光芒，照亮記憶中的空白。

「啊！對啦！您是都彭，表演走鋼絲那位先生。」

風車小販露出無奈的神情。

「當年，當年是。」

「當年？」

「是啊！兄弟。在雷瓦洛我跌斷了脊椎，打那時起，我便沒再走鋼

絲了。」

「唉！唉！」

「是啊！幸好我還有一點雕蟲小技，今天可以靠它為生。」

「生活還過得去嗎？」

「唉！沒啥可怨天尤人的了！轉行轉業，入境隨俗，鳥獸蟲魚或是達官貴人都犯不著你的。」

流浪漢身邊還有點零錢，便請都彭喝鬚酒。兩人越聊越盡興，便提議相偕結伴走段路。這段路遠比原先想像得要長，這已不是都彭或

流浪漢意料中事，應該說是緣分吧！

（之後都彭與流浪漢（塞拉）同遊 至此遊記結束）

遊 至此遊記結束）



▲ 從米紐河至達索哈河四個自治區，
塞拉的故鄉亞西利加（Galicia）
是這典型的民俗服裝及舞蹈。



▲ 位於加西利亞首府
聖地牙哥大教堂。
此處為宗教歷史上的名
「朝聖之路」的終點。

83/03/30 四版政治

總統昨接見兩諾貝爾獎得主

推崇塞拉在文學上的傑出成就 對米勒及教育重要性

【記者陳鳳馨／台北報導】李登輝總統與行政院長連戰昨天分別接見西班牙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塞拉。李總統推崇塞拉在文學上的傑出成就；連戰則表示，他深覺得西班牙的文學影響力已超越西班牙的國境，在世界文壇占有相當份量，希望塞拉來訪能催化中國文學和西語文學的交流，藉交流一窺西語文學堂奧之門。

塞拉昨天與李總統會面時，贈送李總統他親筆簽名的作品選集，表達敬意；李總統除表示謝意外，也指出，他將好好拜讀塞拉的作品。

李總統同時希望塞拉能在這次訪問行程中，參觀地方的文化建設與農村風貌，如三峽祖師廟、木柵茶農等，相信對台灣的風土人情會有較深一層的認識與感受。

塞拉則表示，為回應在此感受的盛情，決定透過他主持的基金會，進行中文詩作在西班牙的推廣工作。

李總統昨天下午並接見了一九九〇年的經濟獎得主米勒。晤談時李總統特別提及教育對國家未來發展的重要性，李總統並表示，隨環境改變，許多職業學校畢業生沒有學以致用，反而進入其他行業，尤其是服務業；女性勞動參與率明顯偏低，都是社會發展中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

米勒則表示，他對台灣近年來的發展印象至為深刻，他也同意總統所說教育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

【台北訊】台北市長黃大洲昨天晚上致贈市鑰給來訪的一九八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西班牙籍的塞拉，並以晚宴款待。



83/06/30 聯合副刊

塞拉文學周之四

作家的責任在寫(下)/塞拉遊記-最美的城市/快訊-塞拉在聯合報/塞拉金句選

〈訊快〉

報合聯在拉塞

熱中旅行、寫過十餘部遊記的西班牙文豪塞拉，刻正以極高的興致進行台灣之旅。聯副委請西班牙文學教授張淑英所作之獨家專訪，已於六月二十八日見報。明日下午，塞拉夫婦將蒞臨聯合報社，與張淑英、朱炎、齊邦媛、洛夫、雷孟篤、張大春等學者作家，就中西文學交流可資借鑑之處，舉行一場輕鬆的座談。座談會由聯合報副總編輯兼副刊主任痲弦主持。晚上，聯合報發行人王效蘭女士特設盛宴款待佳賓。(編者)

選句金拉塞

有只，騰圖的佳最家作是蛛蜘蛛
讓子肚啓開力能有家作和蛛蜘蛛
和蛛蜘蛛有只，食啃子孩的餓飢
。亡死中網織在力能有家作



▲由塞拉對性和教宗的揶揄，甚至無忌憚說
 「西班牙人給了他一個「思想上的唐璜」
 (得知道諾貝爾獎的息後，他隨即脫身)
 的封號。(！了終於給我，×××：出口而)



▲塞維亞教堂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教堂之一。

●問：換個話題，聊點輕鬆的，文學創作之外，您個人有沒有其他特殊愛好？您這一生當中有否較有趣或難忘的軼事或回憶？文學之外，您最欣賞的人事為何？

●答：我可沒有什麼特殊的「hobby」，培養嗜好或興趣需要投注許多時間和精神，而這些時間精神讓我從事寫作猶嫌短缺，更不可能去專注其他事物了。我的休閒生活就是擱筆時，喝杯威士忌，在屋外散散步，這就是我最佳娛樂。

●問：電影或音樂欣賞呢？記得您領諾貝爾文學獎時，瑞典皇家學院特別演奏您指定的法雅（Manuel de Falla, 1876—1946）所作的「三角帽」曲子。

〈塞拉專訪〉

■張淑英

作家的責任在「寫」

●答：啊！那是他們選的，不過我覺得很好嘛，法雅是西班牙偉大的作曲家，而「三角帽」又是知名曲子，足能代表西班牙，我也深感榮耀。

●問：我看報導說，您最喜愛民俗樂曲，霍達（Jota）及探戈，是不是呢？

●答：其實西班牙所有民俗樂曲我都喜愛，都具濃厚的西班牙風情。至於其他音樂，只要不是太吵太鬧都可以接受，古典音樂可能好

些。至於我欣賞的人首推畢卡索，我推崇他的藝術成就，而且我們是很好的朋友，重要的是別忘了他是西班牙人。

●問：電影呢？您在「蜂巢」中也軋一角，小說和電影分別給您什麼樣的感受？

●答：電影和小說的表現手法是迥然不同的，電影有電影的語言，小說有小說的語言，小說的結構不能原封不動搬上銀幕，銀幕上的內容也不能直接裝進小說的藩

籬。但兩者都需要專業素養或是訓練。我在「蜂巢」中的角色微不足道，從頭到尾大概說不到五句話，是導演馬里歐·卡繆（Mario Camus）好意要我也軋一角，我也欣然一試。

談到個人軼事，可能是一些年少的回憶（或災難）。小學時代，我可不是什麼品學兼優的模範生，也許是太調皮搗蛋，換了幾所學校，有一回是在學校咬了修女一口，另一次是上課不專心，老師

朝我扔了書本沒扔中，我反丟回去卻打中了老師；還有二十歲時我得了肺結核，臥病在床，卻也藉這個機會大量閱讀經典文學作品，這場病是我知識大豐收。一九四一年舊疾復發，我在歐由·曼薩那勒斯（Hoyo de Manzanares，位於馬德里）的防癆療養院靜養，這也是小說「療養院」的投影。一九四二年「杜瓦特家族」出版前，我請巴洛哈（Pío Baroja）代為寫序，他說：「要坐牢自己去，別拖我下水。」更可以瞭解彼時審查制度之嚴格，文學作品不見容書市的悲哀。這些生命的小插曲，如今想來只是莞爾一笑。

●問：您如今集各項榮耀於一身，

又是，一九九四年金氏世界紀錄擁有最多榮譽頭銜之人，應是了無遺憾？有沒有從事其他活動的企圖，例如政治之類？若要說您簡單勾勒自己，您會怎麼說？

●答：即使有遺憾，我也拒絕後悔或補救。我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肯定，卻未能得到自己國家所設，象徵西語文學最高榮譽的「塞萬提斯文學獎」，未嘗不是一件憾事。當然作家寫作不是為得獎而寫，但不可否認獎賞是一種催化劑，正面的鼓勵與肯定，是支撐作家繼續與「寂寞」為伍的「良伴」，我說「寂寞」因為寫作和「寧靜」與「寂寞」是密不可分。

至於從事其他活動沒有太大興

致，政治更是不可能，內戰的烙印在我心靈的傷痕讓我對政治、政客痛心疾首。至於我自己的「素描」嘛，我說我是顧卡（Xavier Cugat, 1900-1990，小提琴家兼樂團指導，西裔美人）和米老鼠的化身。（哈……）

●問：謝謝您接受我們訪問，也祝您及夫人台灣之旅愉快。

●答：謝謝你們的誠懇與善意，我已感受到濃厚的中國風台灣情。謝謝聯副為我做的特別報導，為我和台灣的中文讀者搭起一座橋。ABC日報也會刊登我訪華行前撰寫的文章。返西後，也許再為遊記作品加一本「訪華之旅」（Viaje a Taiwán）。最後再以誠摯的謝意謝謝你們。

（下）

作製／刊副合聯

記遊拉塞

之4

周學文拉塞

市城的美最

（「亞西魯達安遊初」自譯節）

譯■英淑張

也亞維塞。罰懲或賞獎有只，地餘的辯爭有沒度國的主天
己自在閉關她、藏躲她、身獻她、示展她：據論斷推容不
……出拉她將強能人無，中殼貝的秘神

「初遊安達魯西亞」(Primer Viaje Andaluz) 由遊歷的範圍是接續「從米紐河至畢達索哈河」，由北往南寫到安達魯西亞最南端。「初遊安達魯西亞」共分七篇二十四章，是塞拉第五部遊記作品。「最美的城市」節自第二十章。西班牙有句諺語「未訪塞維亞者，不知什麼叫美」，塞拉這篇「最美的城市」細訴塞維亞古色古香蘊涵歷史與文化的建築，與諺語相互輝映。

(譯者識)

塞維亞是顆繁複的星辰。錯綜複雜的街角巷道，上上下下的台階，已察覺不出究竟是爬台階較費勁呢？抑或下階梯較輕鬆。在往塞維亞的路上，流浪漢的喉頭彷彿打了個結，被所有關於塞維亞金碧輝煌的描述，美麗的概念與常識所困。塞維亞是個傾國傾城的美女，與眾不同的儀容、高貴的輪廓、奇特又古典的線條、溫柔又謹慎的禮節，她的千姿百態，在文學上卻被弄巧成拙，連乏味空洞的詩句也想濫竽充數，反而弄髒了她一張皎好的面容。塞維亞一如天空的繁星，璀璨耀眼、光芒四射。是一種發自本身內在的光芒。貝德羅·薩里納斯(一八九五—一九五一)便感受到這道不可言喻的神奇光芒。

啊！塞維亞，塞維亞
不善戰的武士，告訴我
為何每個午後
自妳的鐘樓
花磚般的光澤
將我萬箭穿心

塞維亞，已被賦予各種高貴的形容詞，被各種旋律歌頌過。流浪漢心揣那些辭彙，最好讓風帶走，訂好的辭彙如果不經意地濫用，不知所稱頌為何物便失去文字的意義了。流浪漢也踟躕，不知該如何讚美塞維亞才是機織合度。例如：光鮮亮麗，快樂活潑，窈窕淑女，奇葩異卉，嫵媚撩人，或是儼然狂狷，這些其實都挺貼切，都能凸顯塞維亞的美。流浪漢心目中的塞維亞是神秘的謎，這個謎可以是簡而易解的答案也可能永遠無解。塞維亞不是個合乎邏輯的城市，而事實上她也不需要邏輯。流浪漢覺得羅貝·貝加(一五六二—一六三五)的描述沒有洞察到塞維亞的真實：

在這座偉大的城市裡
一切都臻於完美無缺

不！完美不是塞維亞的特質。完美是見人見智的，塞維亞，應該說她是和藹可親、平易近人，這項美

德是有別於完美的另一種價值觀。對那些不知怎麼去愛她的人也許甚至可以說塞維亞是可恨的。想要瞭解塞維亞不是件大工程，也不需要神智清醒，但想要詮釋她，可就需要大智慧了。

不！塞維亞是座不需要爭辯的城市：就像宗教信仰一樣，可信她(祂)也可不信她(祂)。塞維亞就像天主一樣，是超乎人類想像可及的。天主的國度沒有爭辯的餘地，只有獎賞或懲罰。塞維亞也不容推斷論據：她展示、她獻身、她躲藏、她關閉在自己神秘的貝殼中，無人能強將她拉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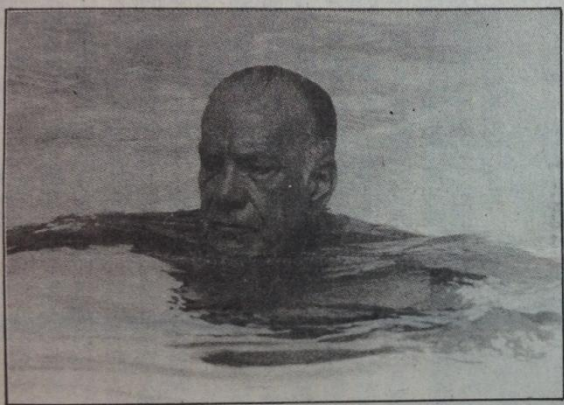
塞凡提斯、應比羅貝·貝加較確切且中肯。他說塞維亞偉大之處在於她不捨卑微，故成其宏偉；而塞維亞偉大之處在於她的「偉大之處」：偉大的人物(權且又察覺不到她的「偉大之處」：彌天大錯)，塞維亞巧奪天工將它們變得細緻可人。塞維亞是座萬物兼併的大熔爐。聖者費南多(二〇一一—二五二)的墓碑分別刻有四種語言：拉丁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這位一生對塞維亞貢獻良多的人，可從人們所賦予給他的懷念一目了然、無庸贅言，四種語言的融合更具塞維亞豐沛的文化內涵。流浪漢從北邊進入塞維亞，就像瓜達幾維河流域的走向一樣。流浪漢從「流血醫院」，又叫「五處傷痕醫院」進入塞維亞市界，白色大理石建材的醫院和兩個令人觸目驚心的名稱。城垣邊，孩童嬉戲，大肆喧嘩，老年人則優哉遊悠，口叼香菸吞雲吐霧，怡然自得。賣零食的攤販倚坐在陽光樹蔭之間，哼唱著安達魯西亞民謠，還邊叫賣他的零食：甘草片，清涼潤喉的荸薺和泡泡糖。

廚芬發且養的不和影的

綿延的城牆，羅馬時代的石材建築和阿拉伯式建築的磚塊，在百年翠綠的常春藤覆蓋下，棲睡在善男信女的美夢中。從瑪嘉蕾娜門到柯多華門，這片城牆有七座塔，往昔曾經風光得意，隨著歲月的磨蝕，爾今頹齡蕭然。

瑪嘉蕾娜門後原是新建的聖希爾教堂，卻被一九三六年内戰蹂躪得變了樣。瑪嘉蕾娜是「希望聖母」，是人民虔誠信奉的聖母。她的神龕就在聖希爾教堂內，每年復活節聖週活動瑪嘉蕾娜聖母像就從神龕中抬出，柔和慈愛的淚水滴在臉龐，穿著鑲嵌珠寶亮麗的華服，讓人們並肩扛著一步一履沿街遊行。軍隊隊在前引領，跟著身著白色長袍、頭戴尖頂蒙面高帽子的善男信女。有人說，瑪嘉蕾娜是一位阿拉伯公主的名字，也有人說是從Magariis這個字衍生而來，是附近羅馬時代一個莊園主人的名字。

塞維亞是座饒富神秘歷史的都城，是個蘊涵渾厚音域的城市，是個活躍、悸動又現代的都會。流浪漢方才進入塞維亞城，深覺是用一種愉悅的疲憊的心情享受塞維亞，也是他一直想親身體驗的感受。這愉悅的疲憊來自塞維亞蔚藍和雪白的色彩；源自



▲一九九〇年夏天，在拉塞「瑪貝雅」（海麗美）
「海濱度假，在飯店內游泳的泳池。」

廚房手藝的某根香；馬匹馳騁的動美和庭園盆栽的芬芳；刻意製造的喧嘩聲和繁複奇異的絲竹樂聲；發自那粗糙卻古典的第一次接觸，說她是一個開放且活絡的農業社會；這捨不得的疲憊，也來自對她的麵包、醇酒和橄欖的喜愛；這些是增長學識的營養食品、麵包供給骨骼肌肉養分；醇酒鼓舞心臟的脈動，橄欖可以照亮心靈的小燈，讓人廢寢忘食，不斷地耕耘創造出嘔心瀝血之作。

流浪漢邊遊塞維亞邊思考。原先心惴希拉達鐘樓和亞卡薩城堡是肅穆莊嚴的；聖十字區則是神秘色彩濃厚之區；希耶貝斯街（蛇街）應該是最有生氣的街道；而瑪嘉蕾娜寧靜地沈睡在市區最沸騰最喧

嘩的角落。爾後流浪漢踏遍了塞維亞大街小巷，對她有更深層的認識與瞭解後，發現自己先入為主的觀念和刻板的印象是錯誤的，因為肅穆莊嚴也神采奕奕，神秘之中有活潑詼諧的一面，而且象徵神秘的建築肆無忌憚地和悸動的肅穆水乳交融、沈醉愛河中。

杜維納之家，座落在杜納納街上，也就是亞爾巴公爵的官邸，內斂且滿懷悲情的詩人安東尼歐·馬恰多（1875-1939）在這兒出生。

這道塞維亞的光芒……就是我誕生的主宮，伴著潺潺泉水聲

我的父親，在他書房。高額

短鬚、垂鬚——

我的父親，年輕力壯的父親。讀書、寫作、瀏覽書籍、沈思冥想、起身

走到花園口。踱步徘徊
時而自言自語，時而引吭高歌。

這位沈思、寫作，偶爾哼唱的人就是安東尼歐·馬恰多·亞巴雷茲，加利西亞首府聖地牙哥人，擁有法律學碩士、文哲博士學位，且是知名民俗專家，受聘亞爾巴公爵，處理官邸各項事宜。

塞維亞的鬥牛場：「馬耶斯特朗沙」（La Meseta, Plaza, 原有兵工廠、騎馬俱樂部之意），也許是西班牙最美也最引人遐思的鬥牛場。過去在那兒，如今依然屹立在那兒，在阿雷那街及雷索拉那街口，還留有伯布羅修院傾圮的瓦礫遺跡。關於鬥牛場最早的資料記載是一七〇七年，彼時白維克公爵領軍為菲利普五世贏得亞曼薩之役，凱旋歸來在這兒歡騰慶祝。當然馬耶斯特朗沙鬥牛場今日富麗堂皇的風貌是幾曾坍塌、破壞、改革整修的結果。今天的模樣大抵從一七六一年沿革至今，是聖馬丁建築師所設計。十九世紀時又將梯形看臺改成磚石建材。流浪漢沿著哥倫布大道欣賞瓜達幾維河的風光。塞維亞是個活動頻仍，運輸往來繁忙的港口，形形色色旗幟，遠從地平線另一端航向而來的船隻在這兒交會卸貨，也在這兒運走橄欖油。在這兒另有船艇可運貨到波那薩及奇比歐納兩地。

走過伊莉莎白二世女王橋，但尚未抵達聖特摩橋，就是金塔建築物。金塔是瓜達幾維河畔塞維亞港口的沈默哨兵，永遠屈居在希拉達鐘樓身影之下。希拉達是有聲的崗哨，不管你在那兒，都可以看到她。走到加彭街（煤炭街），流浪漢走近銀塔，這裡便是聖費南多接受大食帝國投降繳出市鑰的地方。希拉達鐘樓，對某些人而言，是伊斯蘭教清真寺的尖塔，對另一些人而言，則是天文台的功能。今日則是塞維亞大教堂的鐘樓。哇！天哪！還是詩人最愛歌頌最喜狎玩的建築。希拉達鐘樓分兩個時段完成：底下到大鐘的部分是阿拉伯大師阿里·哥馬利的作品；大鐘到冠頂則是天主教國度艾爾南·路易茲建築師的傑作。

「希拉達」，西班牙文原意及官方說法是指塔頂的風向標且有動物或是人物雕像。「希拉達」是塞維亞最高的塔，「風向標」在塔頂是一個「☼」的雕塑，即象徵信仰的意義。約有四公尺半高，一一五〇公斤，純銅製造，於一五六八年完成。風吹動時，人像右手所持象徵天主教的御旗，這個標幟會隨風飄動旋轉。

希拉達真是美輪美奐，高貴優雅且充滿智慧。流浪漢一點也不訝異為什麼會有那麼多詩人愛上她。羅貝·貝加如此歌頌：

塞維亞的希拉達，名聞遐邇

她是國徽，是聖杯，是榮耀

希梅聶茲（Juan Ramón Jiménez, 1881-1958），善烹調詩句的詩人，一見希拉達，雋永的詩句，智慧的結晶自然流露。

希拉達，妳的美貌

呈現我眼前，希拉達——和她一樣

快樂、纖細、金髮碧眼——

自我黑色眼眸望去——和她一樣

激情盪漾

不可言喻的希拉達

優雅聰慧，自由的嫩芽。

流浪漢站在希拉達塔下，自覺渺小得有如廣漠草原中一株小草。如果能夠爬到希拉達風向標頂，高處乘風的沁涼或許可以掃蕩卑微的傷感。

塞維亞的大教堂是天才傑作，是刻意營造不勻稱的建築。流浪漢可不是胡言亂語。舉凡偉大的工程通常都是不按牌理出牌的精心創作——感謝天主的旨意。那些決定蓋塞維亞大教堂的神職人員時常夢到在後代晚輩的眼中被當成瘋子看待！

阿佐林（Azorín, 1873-1967）覺得塞維亞大教堂就是整個世界。而喬治·巴羅（George Borrow, 1803-1881）在塞維亞大教堂身旁，反覺巴黎的聖母院微不足道了。

塞維亞大教堂，就面積而言是世界第三大教堂，偌大的建築面和諧平衡，而細節處又都有它特殊的涵義。大教堂從一四〇二年開始興建，一直蓋了一一七年，這是依照哥德式建築的年代順序而定。而整個建築工程，無庸置疑是集眾多天才與藝術家心血結晶。

流浪漢和格拉希達小姐相約黃昏後見面，因為還有時間，走到河邊看淙淙流水順流不息，再回想一些塞維亞的特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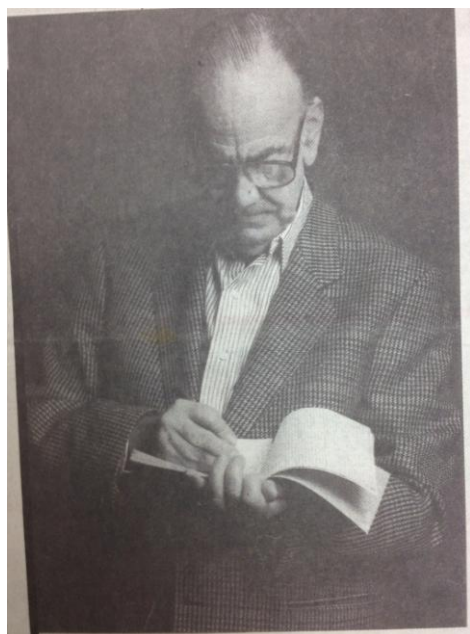
……最美的城市
歐洲的望日鄉

這是羅貝·貝加最恰確的詮釋。

流浪漢告別塞維亞卻對她的天井建築隻字未提。流浪漢竟把天井風光擺到一邊去了。這些天井裡有潺潺流水歌唱，棕櫚隨風婆娑起舞，滿庭茉莉飄香，掐指即破的柔燒石竹，宛若明燈的秋海棠花，還有在籠內也覺自由自在的小鳥，不時唱出悅耳的歌聲。塞維亞的天井庭園是不可數不可說的。「數」意謂兩件事：報數和敘述。流浪漢覺得塞維亞的天井多到數不清也訴不盡。

83/06/30 四十二版讀書人專刊

諾獎作家台灣行



應效師大

諾獎作家台灣行

蘇林／報導

►索忍尼辛訪台，發表「給自由中國」的演說（上，右下為英文版演說手冊），並在中影文化城的大理石上書寫留念（左下）。
▼塞拉瓦在學生筆記本的小說〈錄巢〉，一度被作者丟進壁爐。

To Free China
By Aleksandr Solzhenitsyn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82
\$19.95
ISBN 0-465-01800-0

一九八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塞拉的訪華六天行程，將於七月二日結束，面對文學大師，除了滿足一般人對諾獎得主的好奇與接觸心，不免會引發一連串的「情結」效應，像是「中國人什麼時候才會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這個「老心事」，甚至「有哪些諾獎作家到訪過？他們所創造的話題是什麼？」等。

川端康成來台，展現了文學國度的純淨

回憶一九七〇年六月十五日，日本小說家川端康成應中華民國筆會之邀訪華，是第一位到訪台灣的諾獎作家。對一位一九六八年以《雪鄉》、《千羽鶴》、《古都》得獎的作家而言，諾獎的光環還新得扎眼，川端到訪，十分單純，完全是文學的理由。第三屆國際筆會亞洲作家會議，中華民國筆會及文學界為東道主，對台灣舉行第一回國際性作家會議而言，邀請一位「當代亞洲精神的代言人」與會，成為「重點工作」，川端的代表性，不容置疑。

因此一九七〇年四月十日，筆會執行秘書王藍受會長林語堂之命前往日本「請客」，行前，大家心中十分瞭解，川端生於一八九九年，照東方算法，當年已是七十一高齡，精力據聞並不理想。王藍到日本後，約上旅居日本二、三十年的中央社駐東京特派員李嘉過訪，李嘉深諳日本風習，一口東京話十分道地典雅，再加上「林語堂」三個字的分量，王藍攜去川端中譯作品的心理攻勢，川端當下欣然同意，還特別希望李嘉能與他作伴，一起赴台北。

川端在那次會議中，發表的演講是「源氏物語與芭蕉」，講稿大綱親自用毛筆在卷紙上工筆書寫，當天的講演，則先由哥倫比亞大學出身以翻譯川端作品為職志的賽登史蒂克譯成英文，川端講詞中一再強調「善意在人生是如此重要」，亦以此解釋自己之所以能獲諾獎的理由。當天開幕詞為副總統嚴家淦先生，引述立德、立功、立言說明中國人夙有尊重作家的傳統，外國作家以為副總統是學文學出身。政務委員葉公超講故宮的珍藏，亦給外賓留下深刻印象，當年的川端，以諾獎作家身分訪華，最大的意義是呈現了「文學國度」的純淨經緯——文學才是作家的真正職責。

索忍尼辛訪華，呼應當年的反共氛圍

第二位到訪的諾獎作家是蘇聯作家索忍尼辛。索忍尼辛為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六日應吳三連文藝基金會之邀訪華。索氏生於一九一八年，訪華當年為六十四歲。索氏一九七〇年以《古拉格群島》、《癌症病房》得諾獎，十二年之後應邀訪台，對索氏而言這位「反共大文豪」在「反共基地」的代言身分，無疑是「政治」意味大過文學。索氏少年時代曾為狂熱的共產黨員，於一九七四年遭俄共強行放逐，在他對共產制度想法破滅後，索氏得獎的最大信念是他十分明白——「為了未來找出路，我必須得到諾貝爾獎，我越能夠及早得到這個獎，我就會越堅持、有力地打擊他們：」。相對於「蘇俄作家協會」，索氏得獎，他們發表聲明指責諾獎委員會的決定為「投機性的政治動機」，亦帶有同樣的「文學政治」功能色彩。

索氏在訪台期間，一共停留了十一天，停留期間，曾赴台中、台南等地旅行觀察，所到之處受到的注目，實在很難歸類為單純的文學人物風潮；造成這麼大的影響，恐怕亦跟當年的「反共氣氛」有關，這個時代一過，作家與反共聲音結合所造成的力量，相信會隨時代減弱。這點可在索氏在台北中山堂發表一個小時的演說「給自由中國」形成得到巨大影響得到印證。當天的演說內文，不僅有眾多版本的手冊供民眾索閱，無法進場的讀者更是圍擠在中

▲一九七〇年來台的川端康成已七十一歲。圖右為林語堂，中為黃得時，左一為川端。



山堂四周以求見到索氏一面；一千多人的中山堂，短短一小時內爆發了三十餘次的熱烈掌聲，三家電視台在事前都申請了作現場實況轉播，後經新聞局協調，改為當晚「錄影轉播」，當晚各項常規節目均順延播出。

事實上，事前的新聞戰亦打得十分熱鬧。新聞界在事先協定索氏訪華消息延後五日見報，為免引起敏感國家抗議。然而各家報社，包括聯合、中央、中時三家報社記者，仍想盡辦法在日本與索氏同機抵台，以作日後報導。事件在進行時，中時「打

破」協定，「獨家」披露了索氏到台灣一行的消息，事後各家報社紛紛「聲討」，算是一段索氏訪華的插曲。

塞拉依循「無國界」路線訪華

而此次西班牙作家塞拉訪華，為第三位訪華的諾獎作家，由奧林匹亞體育文教基金會邀請、聯合報贊助。塞拉生於一九一六年，得諾獎時七十三歲，代表作以《蜂巢》、《杜瓦特家族》、《聖卡米洛，一九三六年》三足鼎立。塞拉早年對政治狂熱，後來對政治的幻想雖然破滅，但是他對文學的野心，使得他的作品成為西班牙戰後讀者最多的作家，他曾經到過美國、拉丁美洲作系列演講，宣傳自己的作品，他成為引起爭議的一位作家，來自對文學的狂熱不減想來有極大關聯。塞拉的小說敘事風格為強調暴力與滑稽思想的形式，並且認為「所有的大師去世並非不能替代……，他們去世並不等於所有的井都乾涸了……。」塞拉卻又認為心目中的兩位文友海明威及巴羅哈（西班牙小說家）是「獨一無二」的小說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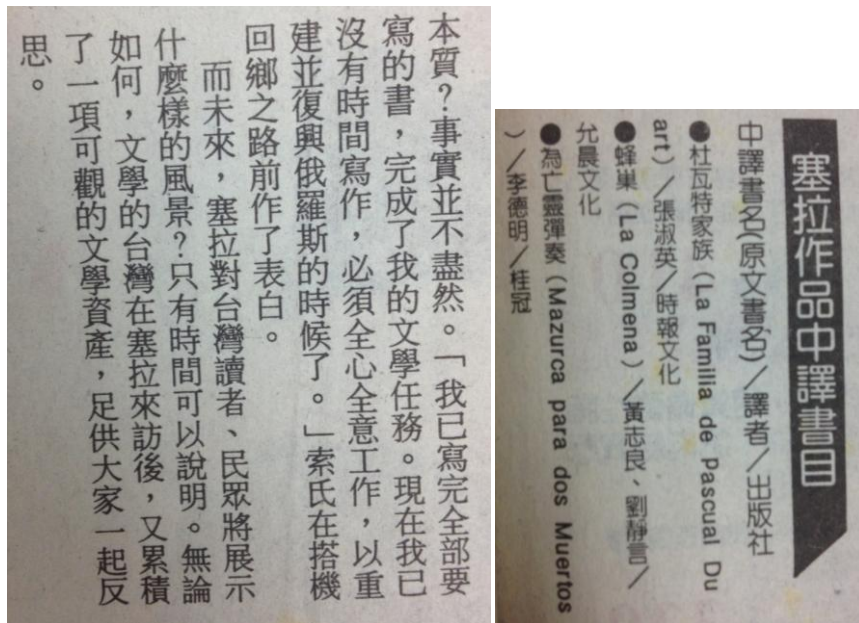
塞拉此次訪華，走的是「無國界」的路線，「奧林匹亞體育文教基金會」這樣一

個單位出面邀請，我們由三位諾獎作家的到訪，隱約觀察到文學的潮流由「純文學」、「政治」走向介於兩者間的中性路線。塞拉將於今日下午發表演講，演講內容，我們也許亦可做同樣角度觀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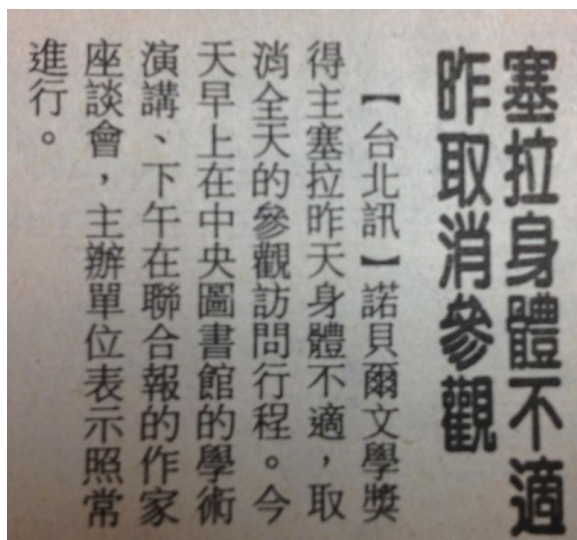
大師過境，累積可觀的文學資產

川端康成於一九七〇年訪華返日後兩年，以煤氣自殺於自宅。川端生前患有神經衰弱症，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川端得意門生三島由紀夫切腹身亡對川端的精神狀態猶如雪上加霜；也有臆測，川端自得諾獎後苦於寫作上的自我要求；甚至有一說川端迷戀家中幫忙的少女不可得，種種傳聞都改變不了川端逝世的事實，然而川端以諾獎作家之尊訪華期間所給予的印象——淡泊、矜慎，卻是永恆的一筆。

索忍尼辛則在俄共垮台後，於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在家人陪伴下，飛行四千里，返回俄羅斯定居，索氏一九八二年在台演講推測——「蘇俄和中共兩國的國民意識裡，……儘管兩國人民飽經苦難，喪失甚多，畢竟正在邁向自救和復興的道路。」在十二年後已成事實，索氏未來所扮演的角色是否該由文學、政治回歸文學



83/07/01 三十五版文化廣場



83/07/01 聯合副刊

塞拉文學周之五

關於西班牙隨想札記/西班牙隨想札記/塞拉金句選

關於

張淑英

「西班牙隨想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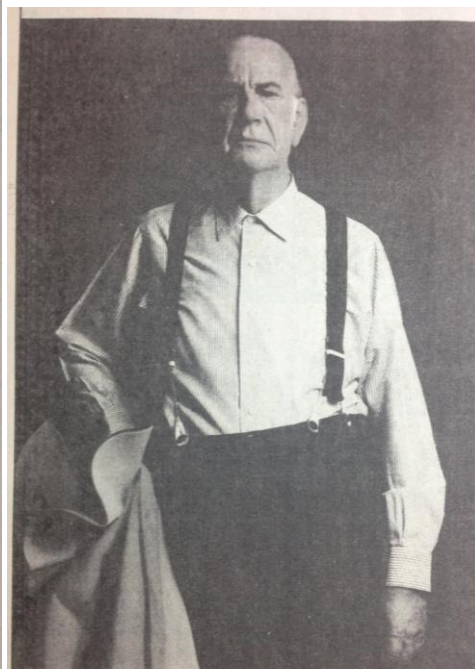
「西班牙隨想札記」是塞拉別出心裁為自己一系列的短篇或極短篇「故事集」所命名。原文所詮釋的意義既不是文章，也不像故事，是生活拾萃，隨想札記。塞拉藉這一系列作品，時而詼諧戲謔，時而嘲弄諷刺，甚或帶點悲情苦澀的筆調鞭辟入裏也呈現西班牙的風俗民情：一個地理學家所稱的「貧瘠枯荒的西班牙」，他的畫家摯友索拉那（José Gutiérrez Solana 一八八六—一九四五）筆下的「黑色西班牙」，一個既真且酷卻又幾近荒唐怪誕的西班牙，一些令人厭惡卻可能不經意也會染上的惡習，一個令他深愛的國家，卻每每再次深思之後又不太愛她的西班牙。

「西班牙隨想札記」有些篇名奇特，許是西班牙百態的反應，諸如「緝私隊幹的好事」，「蹺腳鬥牛士」、「雷晤小朋友的耳朵」……等等。

聯副選了「蹺腳鬥牛士」等三篇短篇，一窺西班牙傳統習俗與文化。其中「鬥牛場舞池」將於明日刊出。

「蹺腳鬥牛士」一篇與西班牙真正的「鬥牛藝術」大異其趣，鬥牛場上論英雄，一場成功精采的鬥牛賽（人死或牛死）人和牛都將名垂千史，蹺腳鬥牛士遇上蹺腳牛自是錫羽而歸。選擇死亡為娛樂的人群，期盼棋逢對手的生死之戰許是鬥牛世界外的人難以洞悉的「藝術欣賞」文化。「鬥牛場舞池」仍是以幾世紀來的鬥牛文化為背景及其衍生活出的生活信仰。塵土飛揚的鬥牛場上舞一曲華爾滋或進行曲，一場「灰頭土臉」的娛樂，人們或許已經習慣了「黃昏之死」鬥牛場內的生死是人們最不必在意的「理所當然的意外」。這座「鬥牛場舞池」，死亡是唯一成功的角色。「村裡的傻瓜」——西班牙的阿Q，塞拉用西班牙口語形容「自以為是」的Bas（布拉斯）作為傻瓜主角的名字諷刺時下大愚若智、墨守成規的人。乍看索然無味，再讀發人深省，三思許是引人悲感。環視周遭，自己許是傻瓜俱樂部的一員，在我們睥睨的人群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讓我們一讀這幾篇塞拉較偏愛的短篇札記及一般咸認頗能投射西班牙風情的故事。



，材題為牛鬥以品作少不有拉塞
刺過做，牛過鬥場下曾也已自他
。手助的槍扎短

譯■英淑張

西班牙隨想札記

士牛鬥腳蹙

木的布紅掛著拿手左他
也動一牛，舞揮牛對棒
兒當的手換要正，動不
來過衝意不其出卻牛，
……中空向飛哥耶加，

多雷多省的八月，村莊田野上的石頭或是石板路面上都可以烤出熱騰騰的豬排。

鬥牛場地勢微傾斜，場中有個水槽，一棵樹木。場邊一邊被橫次櫛比的車輛封閉一邊是柵欄圍住。天氣酷熱，人山人海，好不熱鬧！驚衛把攀援樹木及水槽邊的年輕小伙子喚了下來。黃昏五時三十分，鬥牛賽就要開鑼了！今天要看「加耶哥」一劍穿心，痛宰雷耳城路易斯先生飼養的三歲公牛。

「加耶哥」從牛欄旁的小門走出來，臉白得跟石灰一樣，另三位助手一旁默不作聲，淨往地面瞧。市長已經到主席臺就座，場內侍衛見狀隨即指示鬥牛士：

「出場！上陣！」

鬥牛場內沒有樂隊奏樂，助手不必「披風鬥牛」，脫掉短上衣後出場。前面三人，加耶哥、七巧、卡斯哥羅。來自塞哥維亞省的馬丁跟在後頭。

繞場一周後，加耶哥向市長請求只穿背心上阵。穿背心手腳較靈活，雖然，這背心是海軍服飾的藍白條紋。

七巧本名叫亞多佛·迪歐斯，平常大家稱他小迪。四十來歲，個子不高，有點斜視，身材肥胖，在大

鄉小鎮的鬥牛場上打轉好些年了。有一回，還是內戰前，在馬德里的哥雅多·麥迪亞諾村同樣的傷法被生二度抵傷，差點真的「牽腸掛肚」，自此以後，七巧更是戰戰兢兢就了。

卡斯哥羅是馬德里查演內里人，本名叫巴連丁，總是那些事牽牽扯扯，結果在西屋達（位於非洲）省被關了一陣子。之後帶著整片刺青的胸膛出獄。上頭刺著一位少女梳著她長長秀髮，下面一排字「羅麗姐，摩洛哥最美的美女。西班牙萬歲！」

卡斯哥羅短小精悍，鬥牛有他一套。每當狡猾的公牛充滿敵意，過度衝撞攻擊時，卡斯哥羅也會伺機挑釁引牠醋勁大發，藉機變換位置，最後總是讓牛撞壁，不然就是撞到水槽或其他東西（註：這不是高明的鬥法）。

「這樣牛就溫和多了！」他說。馬丁的任務是鬥牛士用劍殺牛之後，最後給牛刺頸讓牠一命嗚呼的工作。馬丁高高瘦瘦的，掛一張不太友善的臉，臉上還有鬥牛的傷疤，剛好從一邊劃到另一邊，講話都有點結結巴巴的。

七巧、卡斯哥羅和馬丁是哥兒們，經常聚在一塊兒，一聽說加耶哥有

主場鬥牛賽，便毛遂自薦，自願當助手。加耶哥本名叫卡米洛，一個在西班牙到處都是的名字，通俗又普遍。三位助手去見他時對他說：

「卡米洛先生，您別擔心！我們隨時聽您吩咐行事！」

七巧、卡斯哥羅及馬丁異口同聲用「您」相稱，我們加耶哥這位鬥牛士也視為當然。加耶哥平常衣冠楚楚，領帶不可少，學生時代還念了幾年藥學系（註：許是塞拉自我揶揄）。

鬥牛士繞場後，市長向侍衛示意，侍衛立即通知牛欄負責人：

「放牛出來！」

此時四下屏息，飛鳥的振翅聲清晰可聽見，觀眾席上鴉雀無聲。一頭花色、乾癟、蒼老，牛角直直往上翹的公牛從牛欄踱出來，等到牠到場中時，才又興起熱鬧的喧嘩聲。牛緩慢地踱步，頻頻嗅著地上的塵土，一點鬥志都沒有。巴連丁遠遠地揮舞，看能不能讓牠振作精神，可是牛繞著場地晃了兩圈，像是驢子漫步。

加耶哥打開斗篷對牛抖了三、四下。看台上傳來一聲：

「靠近啊！沒用的東西！」

七巧走近加耶哥對他說：

「別理會，卡米洛先生，要靠近叫他老爸去靠近！他們懂個屁！我們這是古式鬥法，噱頭在這兒呢！」

牛走到水槽旁一口接一口啜起水來，侍衛不意躲在欄柵後的加耶哥：

「先刺短扎槍吧！」

七巧和卡羅羅羅戰心驚，汗水淋漓，好不容易分別在牛背上各刺了四根扎槍。牛起先震了一下，之後好像啥事也沒發生一樣，加耶哥走向司令台向主席市長報告：

「市長大人，這頭牛還硬得很，可不可以再多刺四枝。」

市長看看左右陪同的人員搖頭回答：

「不用了！去吧！花錢請你，就是看最危險的生死表演！」

加耶哥不再回話。公眾表演最重要就是謙虛和禮貌。他拿了道具，向主席台及觀眾致意，鴨舌帽拋在

場中，就在水槽旁。

他走到牛前，左手拿著掛紅布的木棒對牛揮舞，牛一動也不動，正要換手的當兒，牛卻出其不意衝過來，加耶哥飛向空中，助手還來不及到場上解圍，牛再加把勁抵刺他的脖子。加耶哥站起來猶想繼續鬥下去，把紅布又揮了三下，見他血流如注，侍衛命令說：

「你出去吧！」

這道命令是醫生告訴市長，市長再指示侍衛行事。醫生在一旁療傷時，加耶哥問他：

「誰殺了牛？」

「卡羅羅！」

「牛死了沒？」

「還沒！」

過了一會兒，醫生說：

「你真是運氣好，只差一公分你就沒命了！」

加耶哥悶不吭聲。外頭大肆喧嘩，顯然是卡羅羅手氣太背了。

「殺死了沒？」

「還沒！」

又過了會兒。加耶哥按捺不住，撐著繫著細帶的頸子往柵欄探頭窺個究竟。牛四腳朝天，倚在水槽旁，舌頭掉在外頭，一動也不動了。三把刺劍分刺在牛頸和牛背上，其中一把有點離譜，刺得偏低，幾乎是兩腿間。觀眾抗議說這樣不公平，這部位是禁止行刺的。卡羅羅面紅耳赤，還想再多刺幾下，半打的警衛已經鎮守在鬥牛場邊，不讓觀眾離席……

瓜傻的裡村

世情人些這對斯拉布
獵的靈機像地練老，故
尚代時的他知道他，犬
，晦養光韜他，臨來未
……人的音聲有沒個做

村裡的傻瓜叫布拉斯（布拉斯，艾雷洛·馬丁內茲）。在傻瓜前輩貝雷希（那個連自己叫什麼名字都不記得的人）未死前，布拉斯還只是個乳臭未乾的小子，愛偷梨吃的小壞蛋。布拉斯腿長，性孤僻膽小，愣頭愣腦，別人一個氣頭上，一個巴掌聲都會讓他嚇破膽跟蹤而逃。村裡據說只能有一個傻瓜，原因是村子實在太小，容不下第二個傻瓜。布拉斯深諳此理，奉這個傳統習俗為圭臬，不敢輕忽。即使要偷要搶，他也不敢明目張膽，只敢在偏僻的松樹林間轉悠或是牧場邊打混，絕對不靠近村裡引人側目。布拉斯耐心地等待貝雷希翹辮子的日子來臨。那時貝雷希年紀一大把了，不多時就可以看到人們抬棺入殮，後頭跟



著一群神父的鏡頭了。唉！傳統習俗就是傳統習俗，千萬不可違反，村裡老一輩的都說：傳統習俗比國王更尊貴，像憲法一樣不可動搖。布拉斯對這些人情世故，老練地像機靈的獵犬，從來不會失手。他知道他的時代尚未來臨，他韜光養晦，做個沒有聲音的人。其實這個世界風水輪流轉，時機成熟了，天下就是你的了。

布拉斯頭小圓扁，眼睛斜視，滿嘴大牙，口水流個不停，頭頂光禿，胸膛凹陷，兩頰雀斑密布，雙腿乾癟，他是個不折不扣的傻瓜，具備了所有傻瓜應該有的特色。上上下下仔細打量他一番，真是十足的傻瓜相，好像天運使然。他不用像其他的傻瓜，需要醫師診斷之後才能確定是不是真的幾近白癡。布拉斯人和藹可親，心地善良，嘴邊總是露著笑容，一種生病的水牛哀求的笑容，即使經常被人有意無意地拾起石子往他身上扔，仍然是那副傻笑臉。這個村子左鄰右舍畢竟不是一般所謂敦親睦鄰的模範。布拉斯擺出他那張「包打聽」的臉，使出他的絕活——聳聳耳朵，然後舔著一處處傷口，血水口水相和，變成淡淡的玫瑰色，他笑得更加無助、更像白癡了，彷彿暗自祈禱下一個接踵而至的石子千萬別正中原來的傷口才好。

貝雷希傻瓜的全盛時代，週日是布拉斯唯一較可光明正大在街上出現的日子。唱經彌撒結束後，就到陸慧莎咖啡廳門前守候，約莫兩、三個鐘頭過後，下午場的影劇表演結束，人們紛紛回家吃飯，咖啡廳幾乎空無一人時，布拉斯便笑嘻嘻地走進去，隨即鑽到桌底下撿菸蒂。有時運氣不錯。兩年前有一回演出轟動，人潮洶湧，布拉斯隨身掛的鐵罐頭幾乎裝了七百根菸蒂。這個罐頭可是他引以為傲的寵物，深底漂亮，金黃色澤還會閃爍發亮，上頭畫了一只貝殼還有一排英文字。布拉斯完成撿菸蒂的重責大任後，舌頭伸出外頭，立刻飛奔到貝雷希家中。貝雷希老態龍鍾，幾乎是動彈不得了！布拉斯對他說：

「貝雷希，看我給你帶什麼好東西來了！高不高興哪！」

「嗯！……嗯！……」

布拉斯齜牙咧嘴，露出貪婪的笑意，把菸蒂拼湊起來，毫不猶疑立刻給貝雷希半打。

「我表現得不錯吧！你高不高興呢？」

「嗯！……嗯！……」

布拉斯拿著自己的一份，捲成紙菸，有時拼拼湊湊還可以湊出一根

又肥又長的菸，有時候像吸管一樣細得冒不出煙來，運氣真背！布拉斯已經習慣地會把在陸慧莎咖啡廳撿來的菸蒂孝敬貝雷希，因為貝雷希是這一行的開山始祖，是村裡全部菸蒂的所有人。等輪到布拉斯成為菸蒂主人時，他也不准其他後起之秀搶他的油，搶他的地盤。這樣才對嘛！

內心深處布拉斯是個相當保守內斂的人，對既定成俗的事一點不逾矩，他不得不承認貝雷希是正字標記天下第一號傻瓜。

然而貝雷希翹辮子那天，布拉斯情不自禁，克制不了突來的喜悅，高興地歡呼，隨手舞足蹈在他平常喝酒的草坪上接連空翻幾圈。之後又覺得不太應該，逕自走到墓園對貝雷希的墳懺悔一番，兀自掉幾滴眼淚。這個沒人向他懺悔，沒人為他哭也無需對他哭的傻瓜前輩。一連好幾個星期假日，布拉斯依往例帶著菸蒂上墳祭拜貝雷希。他拿著自己半打的份量，剩下的小心翼翼地埋在老前輩的墓地裡。後來布拉斯漸漸地不再做這事了，也不再全部菸蒂一把抓了。他只挑有用的，剩下的誰愛撿就讓他去撿。慢慢地他也把貝雷希給遺忘了，只是有點奇怪，每回彎下腰去撿菸蒂時，那明明是另一個……

塞拉金句選

死是不最悲慘的，不幸最悲慘，被陰影中，雙死沈沈的眼眸監視。

83/07/02

已退燒還需住院 今天班機趕不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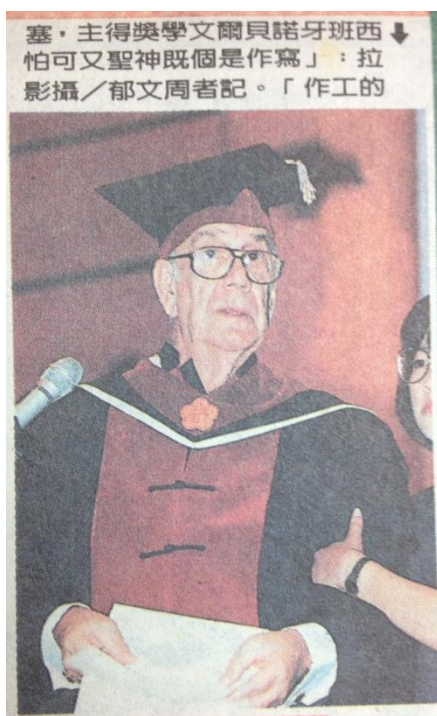
塞拉，一晚一點回家

【記者郭錦萍／台北報導】從前天就感到不適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塞拉，昨天住進了台大醫院，醫師昨天下午表示，塞拉已退燒，狀況穩定，但還需要再住院檢查，所以原定今天離台的塞拉，要晚一點回家了。

塞拉前天便因覺得身體不適，取消了部分行程，昨天上午，塞拉的隨行人員發現他有頭暈現象，於是在十一時左右，送塞拉到台大醫院檢查，發現他已發燒至攝氏三十九點二度。

為他治療的台大內科主任連文彬昨天下午說，塞拉的熱度已降至三十七度半，情形大致良好，不過塞拉已七十八歲，為了慎重起見，今天將為他做進一步檢查。

至於塞拉究竟為何不適，連文彬說，因為塞拉的家人要求保護隱私權，所以包括塞拉以前的病史，醫師都不方便透露。



塞拉

◎諾貝爾的光環
／依然精亮

莊舉行：
晚七時半
動中心登

環光的爾貝諾◎

亮精然依／

記者鄧蔚偉／台北報導

一生以寫作為職志的西班牙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塞拉，昨天從各種角度、以各種形容詞來描述「寫作」的特質；他的結論是：「寫作」具有既神聖又可怕的性質，或許這也是它的偉大之處。

塞拉原本要在接受輔大的榮譽博士學位之後，立即進行一場「談寫作」的專題演講，結果因身體不適被迫取消，但其演講內容已透過主辦單位正式公開。

塞拉這篇演講開宗明義地表示「不過是一篇卑微的文章，探討一些問題。」想到自己用語如此的「卑微」，他又發揮諷刺的天才說道：「謙卑——這個作家不十分熱中的美德，卻是最有保障的盾牌。」當作家拿著「謙卑的盾牌」，面對毫無護衛的城池與自己面對面的戰鬥，這個戰鬥，塞拉稱之為「寫作」。

「寫作其實是一個宿命論的法則。一個人寫作是因為他不能，也不會，也不想做別的事。」

塞拉發表表演演說：

寫作是宿命，一個人當他不能，也不想做別的事情——

「寫作是各行各業中最讓人魂縈夢牽、最折騰人的工作，如果當瘋子也可以名之為一種工作的話，那麼應該是最接近作家工作的性質了。」

「寫作在世界每個角落都是一件令人為之落淚的事，還有，在一個企圖使作家遺忘自己的淚水的國家，寫作也是件落淚的工作。」

塞拉用了一籊籊令人沮喪的字眼和句字來形容「寫作」，難道沒有一些些「值得」的代價或意義？塞拉在文章裡主動回答了這個問題：「如果有，似乎有那麼點莫名的喜悅，無以為名的快樂，一種彷彿又不是快樂的奇異感受讓人為之振奮，打起精神繼續向前衝。」

有了這種奇異的感受，塞拉認為「作家必須勇於反抗這就虛言的美學，反鄙俗欺騙的哲學。」「作家是他時代的良知的公證人，而道德良知必須放在它適切的地方來脈診，這個地方是緊貼著大地，與整片大地表皮吻合的方位。」

塞拉分析「作家」與「自我」的關係，「作家——離開自我，就等於宣告死亡。」塞拉也指出一個好的作家與不好的作家的差別在那裡，他說：「好與不好的尺度，建立在作家對寫作付出的真心有多少，爬格子時留在稿紙上的心血有多少，以及他本身寄情寫作的希望與標準有多少。」

龍矯如維思

白自刻深番有 位學士博譽榮大輔受接昨

展擴限無懷胸

一位七十八歲高齡、歷經西班牙近百年曲折顛沛史、自喻已航行到生命旅程最後階段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此時此刻的心境及行為準則是什麼？塞拉昨天在中央圖書館接受輔仁大學贈予榮譽博士學位時，有一番極其精彩深刻的自白。

輔仁大學為推崇塞拉對世界文學的貢獻、推動普遍人文精神、促進國際文化交流不遺餘力，昨天由羅光校長頒贈榮譽博士學位；這是塞拉個人所獲全世界第十七所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

塞拉在獲頒榮譽學位後，很用心地準備了一篇致謝詞，其間所展布的思想與智慧，與他一生傳奇經歷相比，雖可能只是「驚鴻一瞥」，但其獨白當下心境所流露的誠懇與謙卑，也充分反映出一位偉大文學家無限寬廣的胸懷。

記者邵蔚偉／台北報導



化成彩繪。記者鍾文君／攝影

↑塞拉（左）接受輔仁大學校長羅光所頒的榮譽文學博士學位。記者周文郁／攝影

塞拉說，長久以來他一直在文字、思想、個人及群體行為規範的思維上潛心鑽研，這些思維猶如矯龍讓他長期奮戰不懈；如今已到他生命旅程中的最後階段，「我仍誠惶誠恐地看著這場人生苦澀的奮鬥」。

「現在我問自己：為什麼人類要用知識道德甚至是法術般的束縛來折磨自己呢？我不懂！不過我推測原因是基於害怕自由，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來詮釋或表現她，自由的反面就是死亡，而我熱愛生命。」

塞拉從三方面他認為最基本的要素，說明了他當下的心境及行為準則。他說：「我們必須獨立自主，建立在不服從，甚至是睥睨的基礎上。」寂寞則是獨立自主的代價，而嘔心瀝血之作是在寂寞中醞釀而成的。「我為自由安全原諒與和平搖旗吶喊，這是維繫進步的鎖鑰。」

他認為公理正義不得伸張，就是脫序的肇因與結果。他稱讚十九世紀中期的一位特立獨行作家，這位作家曾勇於對一位出版商說：「使他百折不撓的利器，是他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志節。」

最後塞拉談的是「自由」，「不要忘卻自由不僅僅是宗教或政治的觀念，也是遺世獨立的，甚至是一種恐怖又轉瞬即逝的觀念。」「我也不確知自己是否真的自由。想起哥德說：有一種人是最不自由的，即以為自己自由卻沒享有自由的人。讓我們智慧和心靈澄澈一下，不要僅囿於宗教與政治的理解，自由的存在不需偽裝掩飾，自由即生活，就是揭開虛飾自由面具的實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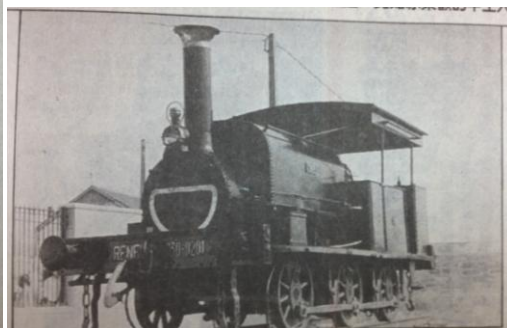
83/07/02 聯合副刊

塞拉文學周之六

塞拉金句選/鬥牛場舞池/自塞拉以降當代西班牙小說發展現況

塞拉祖父所辦鐵路公司製造的
火車頭現在當古蹟供人參觀。

當代西班牙文學的發展，若以時間區隔，可從戰後（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內戰）談起，尤其小說的發展是戰後最輝煌的成績。戰後至今五十五年間可以一九七五年再區分為兩個階段，即政治上的獨裁時期及後佛朗哥時代。事實上文學的發展不能用時間硬性區別歸類，崛起於戰後的小說家有的至今仍引領風騷，主宰文壇的風向標；新生代一書明星、曇花一現者亦不乏其人，讀者的好奇心尚未宣洩滿足，作家和作品便在架上隱遁匿形，令人為之扼腕。而將作家、作品分門別類，或以生長年代、或以作品風格、或主題及社會背景，旨在讓讀者對當代西班牙文學現況，有整體性及系統化的概念。



當代西班牙小說發展現況

■張淑英

四十年代，內戰
成為小說主要題
材，暴力血腥漫
步字裏行間……

很不幸的（雖然不是充分必要條件），豐富的文學內涵、亙古長存的作品題材取自時代的傷痕與不幸，時代的「大」作家「大」作品在時代的「大」悲哀中蘊育成長。西班牙的內戰，遍地死屍化成肥沃的土壤，開出文學燦爛之花。劫後餘生者，或不見容於當局，或恐遭波及，或政治理念大相逕庭，紛紛遠走他鄉，踏上流亡之路。「流亡文學」

在海外於焉生根，蓬勃茂盛的枝葉覆蔭西班牙文學史重要的扉頁。「流亡文學」五十年（雖然官方說法是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內戰結束至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政府解禁，但大部份流亡者皆遲至八十年代末始回祖國懷抱）各行各業精英與知識分子出走者不下四十萬人，為彼時中生代，可謂社會的中流砥柱。文學領域方面如一九五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名詩人希梅斯茲（Juan Ramón Jiménez, 1881-1958，流亡波多黎各），小說家桑德爾（Benito Sender, 1902-1982），阿亞拉（Francisco Ayala，流亡阿根廷，波多黎各及美國），劇作家卡索那（Alejandro Casona, 1900-1965，流亡阿根廷）……等人，懷著故土情懷鄉愁在異地耕耘創作，內戰的陰霾游離文字間益見悲愴，有的最後終能落葉歸根踏上歸途（如卡索那及阿亞拉）有的則客死他鄉（如希梅斯茲，桑德爾）。「流亡文學」是內戰的「外」傷，「戰後文學」則是內戰的「內」傷，兩者都傷得轟轟烈烈、激盪澎湃。

這裡所謂「戰後文學」乃指未出走的「一群留在祖國默默奮鬥的人。戰後新生代小說家頭角崢嶸，首推塞拉，是別於戰前文學思潮的另一種聲音。詩界則分別以路易斯·羅沙列斯（Luis Rosales, 1910-1982），何西·葉維（José Hierro, 1922-）及貝雷·希菲雷（Pere Gimferrer, 1945）為老、中、青三代代表，戲劇創作的巨擘則為布耶洛·艾葉侯（Antonio Buero Vallejo, 1916-）。本文將以塞拉為核心簡述自塞拉以降之當代西班牙小說發展梗概。

四十年代即掀開戰後文學的年代，小說異軍突起，打破書市以翻譯作品為主流的現象，猶歷歷在目的內戰成為小說的主要題材，暴力血腥漫步字裡行間，政治理念或隱或現浮沈文字敘述中，存在主義對生存的疑惑與孤寂感在小說人物中體現，社會寫實——「抗議批評文學」紛紛問世，揭發時下不公平的現象與西班牙社會各階層眾生相，而作家本身成長經歷成為這類主題最佳見證，於是兒童、青少年也成了小說人物的主體。第一代以塞拉及米格·戴利貝斯（Miguel Delibes, 1920-）為主；第二期則是五十年代的新寫實小說，有瑪汀·凱伊特（Carmen Martín Gaité），桑契茲·費洛西歐（Rafael Sánchez Ferlosio, 1927-）新生代新小說的代表可推赫

蘇士·費雷洛（Jesus Ferrero）及穆紐斯·莫里納（Antonio Muñoz Molina）等人。

戴利貝斯作品溫
馨感人，與塞拉
同樣多產，也是
當今舵手……

塞拉和戴利貝斯兩人同樣多產，而且是崛起於戰後，迄今仍持續不斷有新作問世的小說家，也是當今西班牙小說界的舵手。戴利貝斯創作文類不若塞拉廣泛，筆觸不若塞拉悲觀辛辣，他一系列小說作品以一、二個人物為主體，以鄉村人物放眼都市變遷的衝擊和抉擇為主題，在生命歷程中選擇自己的路（生機或毀滅）。戴利貝斯作品溫馨感人，好似百吃不膩的家常菜，與其性格十分吻合。同時期的女性作家以瑪杜蝶（Ana María Matute, 1926-）及拉佛雷（Carmen Laforet, 1921-）較突出。瑪杜蝶刻劃孩童細膩的筆觸，悲情處處可見；拉佛雷的小說「鏡花水月」（Nada, 一九四五）反應存在主義的思維。

五十年代新寫實小說盛行，即評論家所謂「客觀主義」觀點，將小說人物行為風貌呈現出來，而不深究分析心理問題，幾部較受矚目的作品為塞拉的「蜂巢」，戴利貝斯的「路」（El camino, 一九五〇）及桑契茲·費洛西歐（Rafael Sánchez Ferlosio, 1927-）的「哈拉馬河」（El Jarama, 一九五六）。

六十年代西班牙文壇受到拉美小說新技巧的影響，本土作家也力求在敘述技巧上突破創新，是一個嘗試變革的時代：一方面社會批評題材趨於疲憊狀態，另一方面拉美小說家受巴塞隆納書商兼作家巴拉爾（Carlos Barral, 1928-1989）大力拔擢，在西班牙造成文學市場的「爆炸時期」（Boom）熱潮給本地作家一大衝擊。內心獨白的敘述技巧以馬丁·桑多士（Luis Martín Santos, 1924-1994）的「沈默時刻」（Tiempo de Silencio, 一九六二）及戴利貝斯的「守靈五時記」（Cinco horas con Mario, 一九六六）表現最嫻熟。塞拉的「1936聖卡米洛紀念日」亦有同樣敘述手法。五十一六十年代間跳出新寫實風

女性作家走出傳統家庭與社會束縛，大膽探討兩性關係……

格的藩籬，奉福克納寫作技巧為依歸且對年輕作家影響頗鉅的是璜·白內特（Juan Benet, 1927）。白內特是此時期甚至西班牙文壇推崇的「寫實主義」的異數，他甚至推翻貝雷茲·加爾多士（Benito Pérez Galdós, 1843-1920）的主導地位。年輕一代走「歷史小說」題材者較接近白內特的風格。

後佛朗哥時代小說發展有三種趨勢：黑色小說（偵探小說）玫瑰小說（性小說）及歷史小說。偵探小說作家身兼新聞記者工作，作品受電視台歡迎，改拍成連續劇，每部小說的主角人物都一樣，人人耳熟能詳，儼然自畫頁中活了起來，與社會大眾共同生活。璜·馬德里（Juan Madrid）、孟多薩（Eduardo Mendoza）及巴茲格茲·蒙達曼（Manuel Vázquez Montalbán）等人作品膾炙人口。尤其是孟多薩的「薩波塔事件真相」（La verdad sobre el caso Savolta，一九七五，改拍成電影）集偵探歷史及性小說題材，由寫實導引向虛幻的敘述為後繼者開了先河。性小說大部份為女性作家，女性走出傳統家庭與社會的束縛，化被動為主動，為自己的角色定位，大膽無畏地探討兩性關係，與性問題。這類小說又受「杜斯格斯（Tusquets）出版社每年舉辦的「垂直微笑」小說獎（La sonrisa vertical）鼓舞，不少年輕女性作家由此嶄露頭角。如杜斯格斯（Esther Tusquets）及格蘭黛斯（Almudena Grandes）等人，作品吸引片商注意搬上大螢幕者如格蘭黛斯的「露露年華」（Las edades de Lulú）。

庭與社會的束縛，化被動為主動，為自己的角色定位，大膽無畏地探討兩性關係，與性問題。這類小說又受「杜斯格斯（Tusquets）出版社每年舉辦的「垂直微笑」小說獎（La sonrisa vertical）鼓舞，不少年輕女性作家由此嶄露頭角。如杜斯格斯（Esther Tusquets）及格蘭黛斯（Almudena Grandes）等人，作品吸引片商注意搬上大螢幕者如格蘭黛斯的「露露年華」（Las edades de Lulú）。另一支非純「性小說」經營者的娘子軍，受出版界紛紛出版吳爾芙（Virginia Woolf）及蕾辛（Doris Lessing）等英國作家譯著潮流影響，也努力執筆創作，期待開創女性文學的新空間，較知名者如歐蒂茲（Lourdes Ortiz）及孟德羅（Rosa Montero）等人。



小說，穆紐斯·莫里納（Antonio Muñoz Molina）的「波蘭騎士」（El jinete）及「歐美亞人在柯多華市」（Córdoba de los Omeyas）及赫蘇士·費雷洛的尹貝貝（Belver Yin）及「戰國時代」（Los reinos combatientes）等都是這類主題的佳作代表。

這一代的文學作家都出生於戰後，是獨裁時代結束後，躍登文壇的新秀，小說創作和獨裁時代的「美學」又是大異其趣了，有人說這是一個「混血文學」的時代。因為連塞拉本身都說他無法再回到四十五十年代寫「杜瓦特家族」，寫「蜂巢」那種手法來寫小說。時代的轉瞬之間自然會有新小說作家破繭而出，開出新道路。

◀畢卡索給拉塞的畫，中國的「義本一書有所孤寂」，「我是拉塞的」。

塞也拉塞，(右)索卡畢與拉塞▼
。展畫過開曾，畫繪歡



合年四五九一於(左)威明海與拉塞▼
。獎學文爾貝諾獲威明海年這，影



工在也息休，假休有沒裡典字的家作
。心苦的衣壽折織碧洛妮潘如猶，作

選句金拉塞

記札想隨牙班牙西

池舞場牛鬥

沿，組兩成分女少男少
對此彼，列排插穿邊場著
又情熱既著露流，視相眼
……神眼的異奇

譯■英淑張 作■拉塞

鬥牛賽已經結束了，主席台上的市府官員尚未完全離席。年輕小伙子，一批還沒找到舞伴的，也正忙著拿麻鞋去沾染塵土上的血跡。麻鞋底沾上被鬥死的牛的血跡，耐穿一輩子，而且聽說，麻鞋如果同時用鬥牛士和牛的血混合浸溼，鞋子會像銅牆鐵壁一樣堅韌耐磨，持久，永遠不會損壞。

老一輩的人，或是有些已經兒女成群上了年紀的人，到現在都還穿著當年沾過奇巴·艾斯各里亞鮮血的麻鞋。奇巴那時還是鬥牛小生階段，共和那年夏天，被一頭花色的牛一口氣抵傷四十餘下。

少男少女分成兩組，沿著場邊穿插排列，彼此對眼相視，流露著既熱情又奇異的眼神，像是公牛的目光。場上軍樂隊吹奏一首「西班牙

的嘆息」進行曲。那群少女聽到樂聲，旋即成雙成對跳起舞來，和著音樂旋律聳動肩膀，移動腳步。鬥牛場上霎時塵土飛揚，宛若濃雲密布一般，掀起一股像是油條，又像汗水或是廣藿香的味道。一些臉皮厚膽子也大的男孩紛紛前去拆散那批自行湊對跳舞的女孩，頓時場面有點尷尬，一下子不知道誰要挑誰當舞伴，不過不稍時就進入狀況了。男孩口中都叮著於，啥話也不說，眼神彷彿掉到八方千里之外了，右手拿著鴨舌帽輕撫著舞伴的脊背。外地人通常不像本地人那麼靦腆，還會鼓起勇氣說一、兩句話。

「小姐，舞跳得不錯！」

女孩微笑回應。

「那裡，可能是我比較好帶吧！」
男孩再鼓起勇氣製造話題。先前他看了舞伴一眼，讓她嚇得像受驚的小兔一樣眼神到處竄逃。

「您叫什麼名字？」

「您很好奇耶！」

男孩每回都得到一樣的回答，一再追問卻也有辭窮的時候，一下子不知該說些什麼。

「不是！小姐！我不是好奇！」
「那麼是……？」

「不是！小姐！我不是好奇！」
「那麼是……？」

「只是為了方便稱呼您。您一直沒告訴我尊姓大名！」

樂隊奏起華爾滋，兩人手也沒鬆接著跳下去，也接續先前的話題。

「喔！當然可以告訴您，我叫巴姬姐，請指教。」

女孩說完一時有點驚慌失措，視線隨即移開，不經意地左瞧右看。
「嘿！這是華爾滋，別抓得這麼緊。」

華爾滋和進行曲交替吹奏，跳完華爾滋接一首進行曲，進行曲之後又來一曲華爾滋。有時候換口味，樂隊穿插吹奏老式狐步舞，斷斷續續時快時慢，像燕子飛翔一樣。

雙雙對對的舞者好像都露出了疲憊的倦容，而且急欲離開舞池的樣子。再仔細端詳一番，原來是腳痛的緣故。鬥牛場上人滿為患，場外場內四面八方湧過來的人潮擠得水洩不通，甚至連呼吸都有困難，好像是西班牙巧克力奶淋在這片沙土上。摸彩的號角聲響了，——「試運氣」！！「每樣十元」！歌舞雜耍劇團短號手吹得嘎吱作響，像是破銅爛鐵一般。

「來自巴黎的雙人舞蹈表演，僅此一天，勿失良機！」賣油條的獨眼老人哇哇地叫賣。「在這裡我老命會休掉，好燙啊！好燙啊！」一個年輕乞丐對著一群黑不溜秋的小孩亮出他瘦得只剩皮包骨的雙腿，

把這群小孩嚇得一楞一楞的。

夜幕自遠方漸次籠罩大地，鬥牛場上昏暗的燈泡依序亮了起來。節慶的村莊，熱鬧非凡，處處盡是震耳欲聾的呼嘯聲，隱約還能聽到「西班牙吉普賽」的節奏。這個時候，如果是像看到奇蹟或是天外飛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一瞬間所有狂歡作樂的人全部死掉，那麼在這陣奇異的寂靜中能夠聽到絕望的嘆息聲——那位被牛抵傷腹部的鬥牛士，小歐強特的呻吟。他還沒死，穿得光鮮亮麗的鬥牛服飾，生命卻在奄奄一息之際，現正躺在草墊上，擺在市政府會議廳內。他的助手和一位神父在旁陪伴，醫生說他會再過來。

攤位上紅的、綠的、黃的、藍的，各色燈光也紛紛點亮了起來。一隻憔悴的狗，嘴已銜著一塊粗血腸，在人群隙縫間踉蹌而逃。兩個打首都來的扒手則在「馬德里咖啡廳」一群圍觀比賽的人群中下手。舞會停止了，男孩紛紛找到交談的對象，和女伴侃侃而談。

「嗯！我是哥雅多那裏的人！」
「妳！你們那兒的人可都是出了名的酒鬼！」
「還有比這個更糟的呢！」
「一點也不錯！」

一群女孩，手牽著手，和著「唉！這傢伙」的音樂唱起民謠小調，另一群甫要入伍的新兵卻唱起愛國歌曲來對抗。還好他們同屬步兵，如果是不同兵種，各個唱得面紅耳赤、聲嘶力竭，鐵定要大打出手起來了。

天色已暗，那對少男女的談話越見辛辣。

名的酒鬼！」

「還有比這個更糟的呢！」

「一點也不錯！」

一群女孩，手牽著手，和著「唉！這傢伙」的音樂唱起民謠小調，另一群甫要入伍的新兵卻唱起愛國歌曲來對抗。還好他們同屬步兵，如果是不同兵種，各個唱得面紅耳赤、聲嘶力竭，鐵定要大打出手起來了。

天色已暗，那對少男女的談話越見辛辣。

「喂！小姐，您有男朋友嗎？」
女孩閉不開口，態度時而嬌嗔，時而又惹人愛憐。

一個醉鬼滔滔不絕口味橫飛地演說起來，沒人理會他。教堂鐘樓，幾乎是隨著「麵包與牛」進行曲的節奏敲起喪鐘，沒人聽到。

小歐強特·馬德是哥梅那村人，未婚，24歲，職業鬥牛士（專門頑抗凶猛性格的牛，小牛、大牛兼有之）剛剛才翹辮子，意思是說，剛剛才把靈魂交給天主。

「喂！小姐！您訂婚了沒？」

女孩略帶激情，輕聲細語地否認。

「那麼，我可不可以用「妳」稱呼呢？」

這對年輕人，在陰暗的角落，甜蜜地握著雙手，宛若田園壁畫上的牧童與村姑。

一隻蝙蝠飛過，笨拙癡呆的動作，緊挨著攤子和屋棚的帆布篷飛舞。